

古今

第四期



此生生計愈蕭然 架竹苦節只數椽
 萬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曉送流年
 太平民樂無愁嘆 衰老形枯少睡眠
 喚得南村跛童子 煎茶掃地亦隨緣

· 陸游 ·



總行

掛號 英文 CENREBANK (各地一律)
 電話：一二二二一〇—一二三三七一
 一二二五四一—一二二五四八

行分

電話：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線各接轉)

支杭
行州

行址：太平坊大街惠民街角
 電報掛號：(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二七七〇

行分

掛號：五五四四
 電話：

右珍妃被難之井及其印文印面



古今第四期目次

庚戌蒙難實錄序	周作人 (二)
曾國藩與左宗棠	紀果庵 (三)
記金聖嘆	何默 (九)
談諸葛亮	朱樸 (一四)
談李慈銘	南冠 (一七)
關於珍妃	笠堪 (二一)
美國投機家列傳	許季木 (二五)
生活興亡錄	晦盒 (三〇)
崇效寺楸陰感舊圖考 (下)	張江裁 (三二)
雪堂自傳 (四)	羅振玉 (三六)
編輯後記	編者 (四〇)
珍妃圖輯	封裏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出版

社長 朱 樸

編輯者 周 黎 庵

發行者 古 今 月 刊 社

通訊處 時 代 晚 報 館
南京朱雀路遊藝井

印刷者 國 民 新 聞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總經售 國 民 新 聞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本刊月出一册 零售每册新法幣一元

廣告價目		後封面	
正封	五百元	後封	四百元
裏頁	二百元	裏頁	一百五十元
全頁	二百元	之一分	一百五十元

本刊正向宣傳部申請登記中
 上海工部局登記證C字第一〇二二號



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

周作人

數年前張次深君以所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見示，屬為作序，當時披讀一過，頗有感觸，但未及寫出，只以拙筆為之題字，姑以塞責。今年春間張君自南京來信，云將併別錄合印為一冊

重申前請，予不能再辭，而頻年作吏，久絕文筆，乃略述所感，亦未能盡言也。予昔時曾多讀佛經，最初所見者有菩薩投身餓虎經一卷，蓋是什師所譯，文情俱勝，可歌可泣，至今相隔垂四十年，偶一念及，未嘗不為之惻然動心。重理儒書，深信禹稷精神為儒家正宗，觀孔孟稱道之言可知，此亦正是菩薩行，唯已飢已溺為常，而投身餓虎乃為變，其偉大之精神則一，即仁與勇是也。中國歷史上此種志士仁人不少概見，或挺身犯難，或忍辱負重，不惜一身以利衆生，為種種難行苦行，千百年後讀其記錄，猶能振頑起懦，況在當世，如汪先生此錄，自更令人低回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難不止庚戌，民國以後，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內，兩遭狙擊，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餓虎，所捨不祇生命，且及聲名，持此以觀庚戌之役，益可知其偉大，稱之為菩薩行正無不可也。丁未後予從太炎先生問學，常以星期日出入於東京民報社，頗未得一見汪先生，以至於今，唯三十餘年來讀其文章，觀其行跡，自信稍有認識，輒數書行，櫟括所感，作為題詞，未知張君見之，以為何如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識。

曾國藩與左宗棠

果庵

太平之役，曾左宜力東南，非曾莫識左，非左莫輔曾。然曾博大而左尖刻，故論者每好左右袒，然以事功言，當曾氏長驅蘇皖，若非左牽掣浙邊，恐金陵之克，不能如此順利。及金陵克復，犂掃清除，尤以左力居多，沈葆楨次之，曾則積勞之餘，有不能穿魯縞之勢。然曾左卒以是構衅，終身不聞問，幸彼此公私分明，無五為牽掣事，東南收功，西北建勛，非偶然也。嘗索曾左交惡之內幕，是否盡由湖州一役，如陳其元、薛福成所云然者，乃知二書所紀，殆近皮相，若其萌芽，固非一日矣。陳氏庸闇齷齪筆記云：「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左曾李，蓋不數之唐之李郭，宋之韓范焉，比賊既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構，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瑛已死於亂軍之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太后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為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為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於金陵，頗蒙

青眼。既攝南匯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為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唯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嗣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余上海，商之於公，公乃極口讚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為著名好官，所以獎厲者甚至，……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於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為，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也，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共嘆公憤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為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為生死交情，於是乎見。……薛福成庸齋筆記卷三「庸開齋筆記裏貶未允」一條云：「庸開齋筆記……每於左文襄公事，頗覺推崇過當，又其間所論文襄與曾文正齟齬一條，則更持議偏頗，褒貶失當。余固疑大令嘗受文襄私

恩者也，後又聞之，果言文襄於去浙時，保薦浙士三人，丁丙、陳政鎬與大令也。然文正實嘗訪得大令而薦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竊謂文正之宏獎風廣，曷則受之者不以爲奇，文襄之薦刻風隘，隘則得之者益以自意，即大令於涉筆之時，亦時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薦也，且文襄意氣之矜，素著於時，彼意以爲偶一紀述，毋寧抑會而揚左，抑會則斷無後患，抑左則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心，轉而爲譽，亦人情所時有也。嗚呼，世風之偷薄久矣，余常憐世之讓者，於會左陳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會，此其故亦有兩端，一則謂左公爲會公所薦，乃致中道乖違，疑會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於其事之本末，則不一考焉；一則謂左公不感私恩，專尚公義，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羣相推重焉，斯皆無識者流也，夫公義所在，不顧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薦拔之恩，後挾爭勝之意，則人何憚而不背恩哉！余恐後之在上位者，以文正爲鑒而不敢薦賢也，此亦世道之憂也。」

薛氏以爲世多非會是左，當日輿論，不知如何，以近日傳世筆記觀之，蓋非左者多。唯論事實，則洪福瑣之未死，固的然可徵，不然石城之誅，豈豐鼎耶。會氏於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奏克復金陵全股悍匪盡數殲滅，言忠王李秀成傳令舉火焚天王府，只有一股七百餘人由太平門地道缺口竄出，但被追殺淨盡，幼主洪福瑣在宮中積薪自焚，問題焦點即在於此。其後餘賊入湖州，戰事中心轉入浙境，左李奏章，屢見幼主之名，並云漫髮效夷人逃竄。清廷已懸會所報未實；先是，李秀成被捕後，湘鄉奏聞並詢解京，就地正法，乃胡旨令其解京時，會已就地處決。蓋李氏供詞，有請解京就地正法，多所牽涉，會爲地處決，以會氏之地位，則

西走，浙軍將戰雲數千，江西軍將言精悍者過十萬，督撫各據以告，左宗棠前以洪福未死，設切江南大軍，及自浙逸出，諸帥諸言洪福由浙殺之。……亦可參證此事，如王所云，左亦未嘗討好也。所稱因皖南羣盜勦集，影響浙局，即指會兵機遲鈍者。以用兵言，會慮深而左果決，固各有短長，當徽州安慶已下，金陵合圍，會國荃及左氏實主之，而湘鄉不以爲然，同治元年，會已統軍過十萬，左李各將數萬（左初起自練楚軍只七八千人），合湖北江西，湘軍幾三十萬，東起大江，西至秦隴，連兵數千里。斯時國藩日夜憂懼，以進攻江甯爲非計（見湘軍志），蓋恐一旦敗衄，運用不靈，勢必土崩瓦解，且尾大不掉，亦足慮也。左氏當是時，已與會意兩歧。是年四月，唐義訓朱品隆分防皖南祁門等處，以赴戰不速，爲湘鄉所斥，左氏遺書云：「朱唐庸材，非堪一路之寄者，既無能戰之實，又懷怯戰之隱，公復慮其戰而以勿浪戰申警之，宜其不戰矣！兵事變動不居，隔一日兩日之程，便與千里無異。若預爲之制曰：『賊如何，我如何。』是教玉人琢玉，未免徒勞，且機宜亦必多不協，前周制軍天爵章奏中有曰：『我以速戰法，賊不如法而來，至今傳爲笑柄。元戎之職，在明賞罰，別功罪，一號令，其於戰陣之事，籌劃大局而已，若節節籌度，則明明有所蔽而機勢反滯而不靈，公宜終納斯言，勿晒其妄。』可見左對戰機一層，比會注意，而其語亦甚刻薄，此乃左氏天性，非盡對會如此也。翌年，江甯之圍益急，宗棠主分軍圍廣德，以減其勢，國藩以寇勢猖盛，不許。宗棠復奏言嘉興常州可援攻（時李軍攻蘇松一帶），會亦不以爲然，是皆其意見衝突之昭昭者。

籌餉爲行軍根本，宗棠之脫湘募統軍入浙也，會氏界以婺源景德河口

自無如何，唯對會氏之不快，則毋庸爲諱耳。至七月六日左氏奏攻勦湖郡踞逆苦戰情形一摺，指明洪幼主由金陵至廣德，再由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中旨遂責會氏所報「斬殺淨盡之說，全不可靠」，並着會氏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此於會氏頗面，甚不好看，會於七月二十九日復奏力辨，雖未明白否認幼主尚存，但指左氏所奏，據難民口說，殊難置信，而查參不力員弁一事，則反唇相稽，謂左氏於克復杭州一役，汪海洋陳炳文各殺十萬餘衆全數逸出，尙未糾參，金陵逸出不過數百，似應緩辦。九月六日左氏奏全浙肅清一摺，對此再加辨白，謂杭城賊兵不過一萬五六千名，所云十萬之衆，毫無根據，夸賊勢以張己功，兵家之恆，唯此則力減其數，亦一奇矣。會左交誼，自此奏後，竟破裂不可收拾。

湘陰甲子答駱嵩門宮保（秉章時爲川督）書云：「敵軍自肅清浙東後，彼時若直搗杭垣，爲力較易，乃以皖南羣盜羣集……不得已分軍助剿，……幸竭萬人數月之力，得以蕪事，而蘇杭援常之賊，遂畢萃浙西矣。富陽克復後，賊退抗餘二城，誓死固守，宗棠……水陸各營……直逼杭城……羣賊窘蹙萬狀，乃有乞降之請，計賊衆二十餘萬，安插匪易，若概行收納，後此必別釀事端，勢非且剿且撫，不能完事，未敢取快一時，致貽後患也，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時議論多有不合，祇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爲將順，然亦難矣。」……此書頗可爲會左交惡線索。其不憚於會者有二；一，兵機鈍滯，二，不能籌餉。若抗餘之賊明言二十餘萬，則杭州一城，絕不止一萬五六千，與前文對看，其專爲自辨而發，不能自疑，固彰彰矣。……

三處釐局，而以徽州龍州廣信三府錢糧爲濟，然三府常在有無之間，自以蓋金爲重。同治元年，左氏致郭意城書云：「……自十餘歲孤陋食貧以來，至今從未嘗向人說一窮字，不值爲此區區撓舌素節，故軍餉項已欠近五個月，濬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樂平三縣錢糧蓋金歸我，實則浮梁皆得之灰燼之餘，樂平則十年未納錢糧，未設釐局，民風刁悍，甲於諸省，仍是一枯窘題耳。兄前在湘幕時，凡湘人士之出境從征者無飢潰之事，且有求必應，應且如攜，故浪得亮名，今亮孰如古亮邪？天下事未嘗不可爲，祇是人心不平，無藥可醫，閣下謂相信者心，相保者大局，果如斯言，不特東南之幸，亦鄉邦之幸，特恐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耳。」所謂人心不平，人心不同，當有所指，而此區區蓋金，左之不愜於意，情見乎詞，左素以諸葛自況，此處今亮孰如古亮一語，常爲掌故家稱道，「春冰室野乘」稱督陝時，吳清卿爲學使，試題有「諸葛大名垂宇宙」一則，左氏撫贛微笑，連稱「豈敢豈敢」，其自命之態，恍在目前，斯亦士林之所不喜，而左氏未嘗自斂者也。左與各處呼籲欠餉之函甚多，不一一贅舉（如粵省即屢次呼籲而無結果，江西協餉，斷不與會，會爲此大發牢騷，甚至上疏請開缺，而左則對贛多諒詞）。及左督軍入浙，兼閩疆事，會又素還景鎮河口及婺源之釐，左尤不快，致徐樹人（閩撫）函中云：「餉事直不可問，……用兵日久，各省均以餉絀爲苦，亦無怪其然，九峯將軍所部江粵各營，餉無著欠，而閩汀漳詔楚勇，則各欠數月，上年即有鬧案之案，亦實由飢飽不均所致，弟以餉絀之故，撤遣南康勇三千，而粵勇之病弱者，亦飭……隨時裁汰，……或者可期得力，此策亦會陳之九翁而未即舉行者也。」九翁即九帥，湘鄉九弟國荃也。（同治三年會致李鴻章書云：「餉

細異常爲近數年所僅見，饑饉尤有立見譁變之虞，……實則饑饉今年發餉不滿五成，合勇營不滿三成，國藩未敢厚他營而薄運營也。」饑饉即飽超軍，由此則左所云九帥兵餉不欠，未知實象如何。」其後左曾以應稅爲軍餉大宗，各整理銷鹽引地，左意徽州廣信，當屬浙引，曾以爲應屬淮引，意見尤顯，左致沈葆楨函云：「廣信徽州，本浙引地，浙撫清釐引地，并非過分，節相吝覆，雖未禁阻，卻以兩湖收淮鹽稅爲言，其實兩湖自三年以後，并無淮南片引到境，所抽者淮北之鹽及川粵之鹽，此皆非其引地，故兩湖得而抽之，若徵信則分明浙引地，豈可以轄境爲詞乎？節相尙氣好爭，亦可笑耳。」以轄境則徵信屬兩江，以引地則入浙紹，餉源所在，宜其各不相讓矣，同時，左又致曾一函，痛辨此事，甚至指摘曾用人不當，原文略云：「鹽事尙無起色，……引地僅徵信兩處可以就近料理，餘則杭所未復，松所被佔，無從下手，……兩淮鹽課甲天下，陶文毅（澐）在日，試行票鹽，已視明效，唯淮北行之，而淮南有志未逮，……今若一律辦理，當於尊處餉事有裨，而淮南之鹽，行銷淮南引地，於義爲正，……前讀大咨，以只論轄地，不論引地爲言，而引鄂湘之收淮釐證之，鄙懷竊有未喻，前此安慶未復，其浸灌鄂湘之鹽多從淮北而來，否則賊中所帶淮南之鹽耳。淮北之私販中之物，故鄂湘得抽其釐，然鄂湘所抽之釐，仍以川粵私鹽爲多，而淮南不過偶有其事。……公督兩江，又值安慶九嶽洲先後克復，江路大通之時，專兩淮之利，整頓固有礙綱，收復淮南引地，鄂湘何能與公爭？……乃以論轄境不論引地之說先資鄂湘話柄何也？因公既免浙鹽之釐，未便再有辨駁，故此不言，亦慮公與弟尙氣好辯，彼此更涉，於大體多所礙，弟更有深者，凡鹽釐皆在各局委員得人，能與

無生理，其同美言益院一帶難民苦況云：「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荻茅，棚高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擄，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過西梁山等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日，大勝關江濱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賑恤。他處蘆葦叢雜，亦往往一炬萬命，微池壽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羣賊無所得食，故一意圖竄江西，并窺伺皖浙已復之區。……」此爲當時戰區人民生活之寫真，不特此也，曾國荃之攻江甯，死亡無慮數萬，加之軍中疫病，幾於斷絕炊煙，即左氏營中，亦所不免，惻隱之心，人所同具，誰更願以血肉之軀櫻此鋒鏑乎？況彼此相殺，不出蚌鱗，最後之利，歸于清廷，曾氏智者，豈無稍民族思想？太平忠王李秀成被捕後，其供狀有勿專殺兩廣之人而當設法招降等語，曾以文多牽涉，大爲劄劄，近日忠王手蹟發現，影印行世，（惜乎無此書，竟不能摘引。）乃獲大白。（有太平天國軼聞一種，補載曾氏劄劄之文兩段，其一即劄劄曾改劄爲撫者，歷陳十項理由，然此文一望而知爲偽造。）曾氏上劄供於朝，以爲「其言頗有可采」，則會實已不主再戰。（金陵攻下後曾致左李書均有「據忠王供稱……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人，致粵賊必益固結，軍事仍無了日。」）并盛言金陵城內變後慘狀之可痛，似以此向左李探口氣。）奈清廷見金陵攻下，自力持穴庭之誅，區區十六齡幼主，猶使曾氏不免於呵斥，其心情如何不難想像矣。左於金陵一役，未邀功賞，世傳其對曾封一等侯爵，甚爲不平，（後文正墓道得證，左不以爲然，嘗忿然曰：「他都認了文正，我們將來不要認武邪麼？」）見楚天虛叢錄，未知所本。）爭功之念，人情所常。李文忠當

彼地紳民商賈湊洽，然後民不擾而事易集。……景鎮河口釐務之旺，實由徵處委辦之員認真綜覈所致，於江西各局之釐，無所侵佔，現在由章處委員接辦，虛實自明，無煩置辯，而公前此頗疑景鎮河口之釐日增，則江西各處之釐日減，弟慮公一時遠難燭察，而江西總司釐局者之公觸公怒也，故自承恐有侵佔，飭委員各清界限，不料公不信其爲權辭，而信其爲確實供招也！茲已委員接辦，水清石出，弟之苦衷亦可略白否？……」此函雖措詞甚銳，而曾却回應極緩，只云：「景鎮河口之釐日旺，由公委任得人，自無疑義，顧二處之旺，爲他處之衰有所侵佔，弟却無此疑問，即閣下自恐有侵佔，弟亦了不記憶。」以柔服剛，以緩制急，頗得大將風度。按當日軍餉之支絀，初不止左氏，朝廷羅掘俱窮，遣大錢，行鈔法，開捐例，借錢糧，甚至變賣各省常平倉米，強收民間銅器。若輩金則幾全以供漕勇。曾以餉事難決，屢疏言去，或請簡大臣主持，迄未遵准，清廷亦深知東南危局，只曾氏尙可勉爲支持。然則左之所苦，不過一枝，曾之所苦，實爲全體，人人索餉，處處無錢，以若此情形，居然挫太平數十萬衆，倘非上下一致，化私爲公，萬恐不堪設想。故無論曾左是非如何，即其不以私廢公一點已足爲後世表率。此曾左交惡之由見於餉者。夫金錢勢力，顛倒一切，昔賢病不能免，又何怪於後此軍閥之因爭地盤而自相攻殺耶？

唯上述兩事，仍屬曾左交惡之外緣，若其內緣，鄙見所及，似因治亂方策根本歧異。金陵既下，曾主撫而左主動，此事雖無確證，然觀同治二年二月曾氏視察金陵軍情後密報云：「但求金陵蘇杭三處，有一二克復，即當大赦羣酋，廣爲招撫，庶幾赤眉百萬，同日納降之慶，此中自有天意，不難測乎人謀。」曾氏所以主此，似以收兵歸農爲第一，而左則不然，金陵既陷時，正其蘇松太一帶，水不肖助及雨花台，以爲有獲功之望，其實正是五忌表現。試閱前記左於同治三年致駱秉章書所云：「……非且則且撫，不能完事，未敢取快一時，致貽後患也。」曾左政策之對立，昭然若揭。是時鮑超在皖南，太平軍總王陳炳文十餘萬衆均願投誠，超以部下雜有降人，難叛不恆，要被誦病，不敢主持，炳文既無所投，遂入浙力戰，此則不能不怪左之失矣。左個性伎刻，同治二年台灣事起時，致閩撫徐樹人函即云：「凡兵事未有不痛割而能撫者，未有着意主撫而能剿者，……官軍勝賊，則民不畏賊而畏官軍，一戰之後，解散必多矣，解散多則所殺者真賊，打一仗是一仗，辦了一起。……」雖係對台事而言，實可作左之軍事一貫主張看。至其好大喜夸，固始終如一，晚年入相軍機，終坐是不容於朝士而出督兩江。薛福成紀其讓李文忠海防事宜一事，尤足見其個性：「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疏上時，適文襄在閩外奉詔將至（時左督陝甘），恭邸及高陽李鴻章（鴻藻）以事關重大，辭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閱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遲及西陲之事，自警措舉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讓此措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福廷諸公，始尙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讓半月而全疏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閱，遂置不議。」（庸齋筆記卷二）徐凌若先生云：「薛爲接近李鴻章之人，李左聞夙有意見，所記對左或不免有形容過甚處，而左氏俯視一切之態亦見其大略也（李草稿即薛所擬，薛之不快宜然）。」誠非謬言，諸家筆記中言左此等事者至多，或均不無渲染，即庸齋筆記亦明言：「文襄以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音問

，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剿敵，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共過在文正者七八，而已亦居其二三。」是氏未嘗不認已短。左以舉人海至卿貳，立絕代之功，平生不重科第，有高祖溺儒冠之風，晚年入副樞密，一掌翰林院事，羣儒每擲檢之，著述家不免因無生有，以小爲大，斯亦王仲任「藝增」之流亞，讀者不可不以意逆志者也。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影印陶風樓名賢手札載郭嵩燾致曾文正函多通，中一通即郭被劾引退後致曾者。與曾左交惡有聞，抄之如下：
「淮生宮太保通侯中堂閣下……左君在漳州，初拜督辦三省軍務之命，合廣東督撫而并領之，其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之所謂將者，即督撫是也。廣東軍務方興，諸事廢弛，必得李某任兩廣總督，將某任廣東巡撫，方能望有起色。」(原注：都門信言，朝廷疑子文不在疆事，以太沖求之甚堅，不得已應之。)其後兩保皆以便宜言之，(原注：蔣君幕友言，左君錄寄摺稿，蔣大喜，即日刊刻廣東巡撫封條，以必得爲期。此兩保皆交通左君幕府吳夏諸公贊成之，摺稿皆私寄蔣。)最後一摺，直謂廣東軍務專以騙餉爲事，毫無籌劃，……非得蔣某經理，萬不能有補益，請飭蔣某前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軍餉，前後兩摺稿所在有之，公豈未及見耶？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傾也，乃在事前無端之陵藉與事後無窮之推宕。如此兩摺之排擠，而曰實未劫及鄙人，此猶其羞惡之心所發解者，左爲浙撫，蔣浙藩也，朝夕與處，又用其力克復一省城四府城十餘縣，非唯沒其功又摧折之，辱晉之，蔣君屢致鄙人書深懷怨怒，已而左爲副督，相距三千里，漳州一保，乃遠信之深如此，蔣君至廣東，爲鄙人言生

去後，勢難即改稱，實不無可疑，似亦甚鄙，唯左君之沈鬱一氣，以意度之，仍是由於彼此均略有流氣，不同郭之書生氣耳(蔣根本不識字，全以軍功爲左所提拔)。然曾嘗屢規郭之性褊，故此函自鳴其冤，盼曾勿再爲左說話，曾復函則極有趣：「接五月惠書，敬悉一切，其謂左公竭力傾公，鄙人雖未見摺稿，而路人皆已知之，不才豈敢疑之？其謂鄙人附會左公以咎公，則又似汪鈍翁私造典故，不察於事理之實也。左公之朝夕語晉，鄙人蓋亦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話晉答之，則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晉不話，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不勝也終同，而平日則心差開而口差逸，年來精力日頹，畏暑特甚，雖公牘最要之件，瀏覽不及什一，輒已棄去，即賀稟頌頌之美者，略觀數語，一笑置之，故有告以晉我之事者，亦但聞其緒不令竟其說也。……」不讀此函，不知文正之偉大寬厚處；昔富弼聞人詬晉，以爲天下同姓名者尙多，雖較此更恕，然未免矯情，若曾此言，始不失人情者。余歷觀曾氏與人書，偶亦有人言可畏之嘆，然大體不作倖倖語，終始如一，或半由天性半由涵養者深歎！此種精神，則誠非左氏所可及矣。

(四月廿八日于南京)

左列佳作將在本刊陸續發表

- 中庸讀本書後
- 南京與北京
- 牡丹亭女讀者的戀慕狂
- 十園談助
- 記語言學家王小航
- 談狐

梁鴻志
仲玉
陳默
何言

平受左君挫折至多，始猶相與爭勝，繼乃一力周旋之，無論其他，其赴閩也，浙餉每月二十萬，供給年餘之久，皆以每月十二日起解，未嘗一日後期，安得而不保我？即蔣君所言觀之，左君之前後矛盾輕重失倫，居心果何等也！……且又甚感官相之一劫，以朝廷眷公之深，左君一加齟齬，言者紛紛，至今攻揚不已，粵東使者至其營中十餘輩，每見必呼賤名而詬之，且言歸語汝撫，汝撫亦知之否？昨赴岳州迎候禮老(劉蓉)，聞吳退罷，今又赴粵剿辦，汝撫亦知之否？昨赴岳州迎候禮老(劉蓉)，聞吳退罷在左君營，終日話公，兼及鄙人，舉以詢之南屏，南屏云退罷言在營日兩食，與左君同席，未嘗一飯忘公，動至狂話，其於鄙人，似尙從末減，吾謂左君豪傑，唯曾公足當一語，我豈唯不受其詬，正當反詬之，左君之詬曾公，以怨報德，我則直討有罪耳。公與解釋舊嫌，以濟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附會左君以咎鄙人，則過矣。左君曰：吾未嘗相傾，彼罪自應逐耳，公亦曰：左君未嘗相傾，汝罪自應逐耳，是知燕之當伐，而不悟伐燕而取之者齊也。……鄙人……疑公之斷斯獄也，未得其允，謹抄錄全案附呈以備處斷。其於左君之兇橫，亦可略得其梗概。……按嵩燾爲粵撫，事在同治二年，時毛鴻賓督兩廣，事皆決於幕僚徐灝，後毛罷，瑞麟繼至，灝益橫，嵩燾上疏舉劾，請逐灝，並自請罷斥，事下左宗棠，宗棠言其述近負氣，被詞責，左郭本姻家，左氏先厄於官文(左在胡文忠幕時官文會劾之)，罪不測，嵩燾爲求解肅順，並言於同列潘祖蔭，白無他，始獲免，至是左不爲疏辨。翌年，郭遂解職回湘，郭與左意早已不協，數訴之曾，曾並挽其弟郭意城勸之，至是益不自解，乃悉舉左短於曾，由郭言則左之排去郭氏，全係欲位置曾爲副，而再以在浙時協辦不與，得數於左(郭

記金聖歎

何默

凡是讀過水滸傳和西廂記的人，當無不知道金聖歎其人。這位臨終曾經說過「鹽菜與黃荳同吃，大有胡桃滋味」的才子，他的生平實在也有胡桃滋味的，因此興之所到，就隨便把他記上一記。

據說他本來姓張，名采，字叫若采。後來因爲歲試屢遭斥革，就冒了金人瑞的姓名，才能名列首薦，如願以償。但這說現在也有人反對，以爲他的族兄金昌，正是姓金；同時清代確也有張若采其人，是乾隆五十五年的進士，籍貫婁縣，即今江蘇松江，距聖歎故鄉吳縣不遠，且乾隆與順治(聖歎死於順治十八年)亦不遠，當不容有第二人的。但我以爲這說根本不能成立，原因是天下不能無同姓同名的人，如果偶然相合，就說一個是眞貨，一個是贗鼎，那在姓名還沒有實行專有權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他所謂族兄金昌，這族字也毫無根據，因爲金昌所作第四才子書小引，只云「唱經，僕弟行也」。(聖歎有唱經堂，故以相稱。)稱爲弟行，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豈得即爲同族的明證？何況他的引末具名，正稱着「同學雙齋法記聖瓊書」，(按金昌字長文，號雙齋，法名聖瓊。)那同學又應當作如何解釋，豈兄弟之間，也可稱做同學嗎？至於聖歎之稱他爲「家兄長文」(見聖人千案敘)，也不過因自己已改姓金，就隨便加上一個家字，以與自己所改的姓相符契，恐怕也未必是同族的「確據」罷！

其實這些是無用再加反證的，正如周樹人先生自己改稱魯迅，他喜歡這樣做就那樣做，這有什麼不可能呢？何況他正為了一些功名的關係，我記得在從前科舉場中，這種改名冒姓的事，也是屢見不鮮的，那何獨疑聖歎不會出此，替他洗得一乾二淨呢？

不過這些終究無關大體，我們也不必多費篇幅。倒是他的出世以後，有種種離奇的傳說，那是很可記一記的。據楊保同『金聖歎軼事』，說他生於三月三日，正是文昌的誕辰，因此有人說他是文昌星。他母親夢見紫衣人抱小兒放她懷中，這樣一驚而醒，遂生聖歎，故又說夢中的紫衣人，就是文昌帝君。這種說法，其實也很平常，現在有許多起名夢龍夢熊，大抵都是如此而來，做母親的總是一個吉利的兒子，於是不夢也就變為有夢。其次『景鏡齋雜說』，竟說他前身是杭州昭慶寺和尚，據說這是他死後托夢於朱眉方的，說他前身是和尙，因為游散於愛河之中，所以有此殺頭之劫，現在則去做鄧尉山神。殺了頭居然還有山神可做，倒恐怕是他夢想不到的事。而事情還有更奇怪的，像錢謙益『天台勸法師靈異記』竟說他曾遇過勸法師的靈異，這勸法師就是慈月宮的陳夫人。後來到了俞樾手裏，他著『茶香室續鈔』，又說這靈異是狐。於是金聖歎由和尚變為文曲星，又由文曲星變為狐狸精了。

至於他之所以自號聖歎，那也有來歷的。據他自己說，論語裏有兩句，『聖歎曰』，在顏淵為聖，在『與點』為聖歎，他是以曾點自居的，所以自號聖歎。但也有如『辛丑紀聞』，多出『名習』二字，那恐怕是杜撰，因為除他以外，在別書上沒有說過他又名習的。

左傳釋上面已舉過一條，現在且看他的孟子釋：如孟子見梁惠王第一段，他釋『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的『王』字須斷句，以與『王曰叟』相對，說是『王開口先呼叟，孟子亦開口先呼王，應對之禮也』。這樣割裂的說法，正明示他要與人處對立的地位，實在沒有維護之可言的。

他既反對正統文字，於是他便倡六才子書，這六才子書的次序，是一莊子，二離騷，三史記，四杜詩，五水滸，六西廂，以一種代表一種文體，使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在文學上佔着同等地位，這種眼光在當時可說很難得的。雖然在他以前，李卓吾也有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之說，然其所推重的為史記，杜詩，蘇文，水滸及李獻吉集，那畢竟不如聖歎來得確當，而推重夢陽，更有標榜的嫌疑，所以聖歎的見地又能高他一着的。

這六才子書，他最早着手的是水滸傳，其次為西廂記，再次則為杜詩，未卒業而難作；至於莊子離騷，則僅存釋名，史記根本沒有動筆，所以現在為人所熟知的，只有所謂第五才子書與第六才子書兩種。

他批水滸傳據辛丑紀聞說他在甲申，那是明崇禎十七年，即為明亡之七年，但他的序文却說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那也許始於十四年而終於十七年的。據他自己說，他十一歲時就愛讀此書，成為『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至十二歲時，『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事方竣』。但這說並不可信，因為在他的批文之中，他的口氣決不是一個十二歲的童子，如第六十一回載柴進會一枝花蔡慶後，說『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他在下面批道：『至此不免滿引一大白也。或曰，然則當子之讀是篇也，亦大醉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無處索酒，余未嘗引一白也。』如果自己是一童子，而竟呼人亦為

他却大罵秀才，如他所作『左傳釋』中，於『遂置姜氏於城穎』，他便說：『秀才不識，卻將城字連下穎字』。又如『西廂記』寺警一齣中批云：『從來秀才天性，與人不同。何則？如聞一請便出門，一也；既出門反回轉，二也；既回轉又立住，三也；雖聖歎亦不解秀才何如此。意者秀才性好愛容，還要對鏡梳髮，為復酸了，不捨米甕！』這雖然是對張生而言，其實却是痛罵一般秀才的酸態的。這些看來好像都是聖歎自己拆穿自己的台，然而仔細一想，確也有他的靈裏，這正如他自己所說：『越讀書人，越把讀書人痛惡。』（見水滸傳第三十二回批）又如他在『杜詩解』評黃魚一詩云：『為見時自負大材，不勝怪傑，恰似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止我一人獨沉屈者。』是的，他起初自負大材，不勝怪傑，所以更想得一箇頭銜，待既得一箇頭銜以後，回頭想想自己畢竟還是個大材，那又何必同他們爭榮，所以他便痛罵同道，以示自己決不與那酸酸了相伍。他有一篇『丁祭彈文』說吳中諸生云：

『天將晚，祭罷了，忽聽得兩廊下吵吵鬧鬧，爭肉的你瘦我肥，爭饅頭者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躁。夫子翛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幾曾見這餓學。』』

這更明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越把讀書人痛惡』，正是這個微妙的理由。他既痛罵秀才，於是他的讀書方法便要自標新異，以示與一般秀才不同。他自己說十歲方入塾塾，隨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然而意悟如也，不知習此將胡為者？只是怕先生扑，不免讀得爛熟，可知他自幼即不愛所謂正統文學。後來他雖也做『左傳釋』『孟子釋』等書，然而均為零篇斷簡，不足成編，而且此種釋法，也與前人大異其趣，只是與他自創而已。

童子，那至少有些不倫不類。大約他十一歲讀水滸是可信的，十二歲抄水滸也是可信的，所謂歷四五六七八月而事方竣，必是手抄方竣，至於謬自評釋，也許當時只是隨便塗鴉，決不是現在所存的样子。按貫華堂主人為韓住，字嗣昌，觀此可知另有其人。今人以貫華即聖歎，實誤。現在所流傳的『貫華堂原本水滸傳』，就是聖歎所批，而由韓住所刻行的。因為聖歎家本貧乏，實在沒有刻書的能力，觀金昌第四才子書小引云：『夫唱經室中書，凡涉其手者，實皆世人之並未得見者也。聞嘗竊請唱經，何不刻而行之？嗟然應曰，吾貧無財。然則何不與坊之人刻行之？則又響聲曰，古人之書，是皆古人之至寶也。今在吾手，是即吾之至寶也。吾方且珠璣錦製香薰之，惟恐或襲，而忍遭瓦礫荆棘坑坎便利之苦命哉？』可知他不但自己無力刻書，也不喜人家替他刻書，貫華堂水滸傳之所以被刻，大約是韓住慫恿而來，故冠之以『貫華』，而不以他『唱經』命之的。

他批水滸，最可使我們注意的，便是把七十回以後都割了。據他自己說：『一部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此一回即指第七十回，敘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為止，而以敘招安以後的事為非。本來水滸一書，正是處處褒強盜為忠義，事事貶官府為貪暴。凡是看過此書的人，都無不同情於他們而痛恨於官府的，聖歎既好其書，自亦愛其書中人物，所以以為他割了七十回以後，正是為梁山諸人張目，因為在此七十回以前，正是他們的光榮時代，以後則死的死，傷的傷，都落一個悲慘的結局。但現在有許多人說聖歎是痛恨強盜的，因為他批此書，正是流賊遍地的時候，所以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

固然聖歌在教中也說『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他後面又說『如欲苛其形蹟，則夫十五國風，淫汚居半；春秋所書，獄奪十九；不聞惡神毒而乘禹鼎，宿掃垢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可知他表面是如此，暗地實不是如此的。只是當此流氓猖獗的時候，他不無有些顧忌，所以隨便來一套『不可訓』的說法。而且再如第二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所批，那更是明目張膽了：

『一百八人，爲頭先是史進一個，出名領衆。作者却於少華山上，特地爲之表白一番云：『我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污了。』』嗚呼！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蓋自一副才調無處擺擲，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榮鬻之性又不肯伏死田疇，而又有狡狴之尤者起而乘勢呼聚之，而於是乎討個出身既不可望，點污清白豈所不惜，而一百八人遂入於水泊矣。嗚呼！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歟？』

這豈不是對一百八人大有怨詞的，有什麼深惡的地方呢？無怪歸玄恭（莊）見之，認爲『倡亂之書』。所以聖歌果痛恨盜賊，那倒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倡亂云云，豈非冤哉枉也！我想以聖歌的才情狂放，決不會幹此傻工作的。

其次他批西廂記，他在讀法中便大言『子弟至十四五歲，如日在東，何書不見，必無獨不見西廂記之事。今若不急將聖歌此本與讀，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廂記也。他若讀得聖歌西廂記，他分明讀了莊子史記』。他竟動十四五歲子弟們讀西廂記，這在當時也認爲有『誨淫』罪惡的。（亦玄恭語，謂此誨淫之書也。惑人心，亂風俗，其罪不可勝誅矣。按此與水滸

聲『又何敢取歟爲』的。

不過這終究是閒話，回頭我們再來說他批西廂，雖然確實能够抓住了以文學而評文學，然而竄改原文，割裂宮調，那不能不說有意標榜新異的了。這種凡是讀過他書的人，都已知道，我也不再一一證引了。

至於他批解杜詩，據辛丑紀聞說在亥子間，那是在順治十六十七兩年之間，所以結果未至卒業，只存四卷。另據金昌敘此書所云，則聖歌在十五歲的時候，已醉心於杜詩。然而他解杜詩，亦不免有割裂腰斬之處，譬如他的『杜詩解』卷一贈李白詩批云：

『唐人詩多以四句爲一解，故雖律詩亦必作二解，若長篇則或至作數十解，夫人未有解數不識而尚能爲詩者也。如此篇第一解曲盡東都醜態，第二解姑作解釋，第三解決勸其行，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轉有承有結。從此即多至萬言，無不如線貫花，一串固佳，逐采更妙，自無非然者便更無處用其手法也。』

這種把杜詩也如古文看法，分爲起承轉結，似未免失杜詩渾然之趣。而且分解之說，始於樂府，如陌上桑所註一解二解三解，此乃歌的節奏，並非什麼起承轉結。他自己雖說『正是對病發藥』，但實際有些『好肉生瘡』的。

聖歌的著作，就以上面所舉三者爲最重要。此外順治十七年他還爲兒子雅選唐人七言律詩五百九十五首，組作解說，名爲『唐才子詩』。又雜選左國蘇陸公史漢韓柳三蘇等文一百餘篇，名爲『才子必讀書』，也爲他兒子及甥侄輩所撰的。至於現傳的毛宗崗批『三國志演義』，雖也有聖歌敘文，那是毛所僞撰，未足爲信。其餘聖歌所作，儘是零篇斷簡，我們

連語)。聖歌如果也想維護名教，我想決不出此，因爲西廂只是『誨淫』，所以他就狂放大言；水滸大有『誨盜』甚或『倡亂』嫌疑，所以他不得不稍斂話鋒，然而文字之間，還時時露他本來真面目的。

至於他批西廂記的時間，據辛丑紀聞在順治十三年丙申，那已是入清以後了。但據徐增才子必讀書敘，則他應坊間講，已於是年刻行此書，是他動手或者還要稍前。他批西廂較批水滸更爲大膽，上面已經說過，原因當然由於『誨淫』畢竟與『倡亂』不同，可以使他無用再顧慮了。譬如『西廂』一論他總批道：

『有人謂西廂此篇最鄙穢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論此事，則自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家中無此事者乎？若論此文，則亦自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誰人家中無此事，而何鄙穢之有歟？誰人手下有此文，而敢謂其一句一字之鄙穢哉？……蓋事則家家戶戶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中之事，寫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於文，意不在於事也。意不在於事，故不避鄙穢；意在於文，故我眞曾不見其鄙穢。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猶歎歎不休，謂之曰鄙穢，此豈非先生不惟不能解其文，又獨甚解其事故耶？然則天下鄙穢者殆莫過先生，而又何敢取歟爲？』

簡直把冬烘先生（其實就是指當時所謂正人君子）罵得體無完膚。的確，文學是一件事，鄙穢又是一件事，怎可混爲一談？因此倒使我想起二十餘年前，上海美專因創設人體實習，雇用女性模特兒，當時淞滬督辦丁文江氏，竟認爲此種乃是春畫，非禁止不可，而該校校長劉海粟氏，則辨之爲藝術，在報上大開筆戰。我想如果當時聖歌在，必定也與劉海粟一

也不必一一綴錄。不過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他也好佛，曾寫過什麼『法華三昧』『寶鏡三昧』『聖自覺三昧』一類佛書。而且常在家中登壇講經，據說『稿本自攜自閱，秘不示人。每鼎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座下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歎未曾有』（見廖慈金聖歌先生傳）。也足見他之講經，儘有可取的地方。不過因此也遭人家的蜚議，說是『每食狗肉，登壇講經』（見良齋雜說）。講經而竟吃狗肉似乎大違於佛旨，但他批水滸魯達想吃狗肉時，却說『相傳有此言，而實非也』。那不能確定他也真有這麼一回事了。

最後我們應當記一記他被禍的情形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順治十七年十二月間，吳縣新知縣任維初到任，徵錢糧甚急，而自已一面反盜難倉米，因此激動一般諸生，於第二年二月，在文廟哭訴，聲言要逐任知縣。那時恰巧世祖皇帝駕崩，哀詔到吳，撫臣朱國治等以爲『震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下令捕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那時聖歌猶未被獲。可是上疏以後，得旨付江甯研審，於是當事者以人數太少，又拘聖歌諸人，解至江甯，但其實也只有十八人而已。據說哭廟一文，就是聖歌所作。後來至七月十三日，便奉旨處斬於江甯的三山街，家產籍沒，妻子則充軍於蕪古塔。相傳聖歌於臨刑時，大驚駭道：『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歌以不意得之，大奇！』而胡桃滋味一語，則因臨刑作家書付獄卒寄妻子，獄卒疑有誘語，呈之官，官啓視之，則見其上書云：『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荳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吾無遺憾矣。』官笑云：『金先生死且侮人。』此事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以聖歌的狂放，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的。

談諸葛亮

朱 樸

我在『四十自述』(本刊第一期)一文中，曾提起我識字後所第一次看的一部小說是『三國志演義』。又在該文的結尾中說起我生平自勵的格言是『淡泊明志』四個字，這也是受『三國志演義』中一個人物的影響，那便是諸葛亮。所以如果有人問起我對於我國歷史上的人物誰最是欽佩，我將毫不遲疑的說是諸葛亮。

『三國志演義』對於中國知識階級的影響，我想是很大的。有許多人或許因為它太普遍的緣故而加以鄙夷不屑，其實是不對的。我們應該承認它是通俗文學中最有力量的一部鉅著，它之影響不僅及於漢人而已；據說入關時的滿洲人，他們並沒有什麼『孫武兵法』或『步兵操典』之類，便是以滿譯『三國志演義』作為他們的軍書的。一時名將如平定大小金川的海蘭察和賡略七省教亂的額勒登保，都是仗着這一部小說以成其大名；而其中為他們所效法的人物，便是諸葛亮。

其實我所欽佩的諸葛亮，倒還不是像『演義』中那樣所描繪的。『演義』中所描繪的諸葛先生，正和現在京戲中所扮演的一樣，太傳奇化和神格化了，令人看來，像一個邪道之士，只是穿着八卦衣和搖着鷲毛扇，不像個堂堂正正的人物，和實際上的人物相去似乎太遠。『演義』雖然予一般讀者以好奇的滿足，然而嚴格地說起來，是有些侮辱千古人物諸葛

在他入世的二十餘年中，劉先主信任他無微不至，甚至臨終時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然庸劣，然而竟肯舉國付之而不疑，可謂『得君』之至。他的部下更信服他，斥廖立而廖立垂涕，廢李嚴而李嚴致死，『演義』上揮淚斬馬稷一事，決不能說作者是憑空虛構；後主左右這

先生的。

諸葛先生一生行事，只是一個『誠』字，無論他的友人或敵人，都受他『誠』字的感動，決不像『演義』中所說的那麼險詐，甚至把那位東吳大都督周瑜氣死。陳壽『三國志』『進諸葛集表』有云：『……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很清楚的說他並不長於陰謀奇計。當時他部下有一位著名的戰略家，即是『演義』中賜顧他『本命燈』的魏延，當他六出祁山的時候，幾次三番要請兵萬人，從歧道出師，和他相會於漢關；又欲領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這些奇計，都為諸葛先生所不許。蓋在他以為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以數十萬之衆而臨有罪，正可不必用奇兵詭計，甯願出師不利，全軍而退，而不肯用什麼詭計，這在正史上所載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裨官野史上却把他描繪成一個邪道之士，我實在覺得有加以匡正的必要。

當東漢之季，天下鼎沸，諸葛先生躬耕南陽，儼使沒有徐庶之一言和劉先主之三顧，他是決不肯求聞達於諸侯的；但是一經出山，即保持他的出山時的初志，以為曹氏不可與爭鋒，孫氏則可與為援，直到至死不渝。後來雖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足見他忠貞不拔之氣，可以與天命抗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精神，大可感佩今日之風氣的人們效法的。

遠甚；鍾會於他死後伐蜀，至禁令軍士近其墓地；其他敵人心折，又一至於此。像他這樣的人物，千古以來，簡直沒有一個可以比擬。更何況前後出師兩表，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其身後得在兩廡佔一席之地，實在是很應該的。



蜀漢丞相諸葛亮畫像

(製複像臣名代歷藏所殿薰南宮故據)

許多姦邪，竟不能以一讒言相加，可謂『得人』之至。夷狄如孟獲，至七擒七縱，非使他說『南人心服永不復反』不已；司馬懿鍾會乃其敵人，對他敬畏備至，身後軍退，司馬懿按視其陣壘，不覺大為稱嘆，自以為不如

後人對於諸葛先生的敬佩，實不自『三國志演義』風行後始，只要看唐人杜工部的詩句，已可見那時人對他的態度了。我少時讀工部詩至『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句，竊常為諸葛先生抱不平之念。我覺

得杜市還是持那種成敗論英雄的看法，其實蔣葛亮先生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其地位實是不可與蕭何曹參同日而語的，區區漢家刀筆小吏，豈足與臥龍高士爲比。我覺得用伊尹和呂望來比做他，或許還可以，雖則我們對伊呂的歷史覺得不是十分靠得住的。

蔣葛亮先生雖不似項羽之爲失敗的英雄，但總也不能說是成功。他的不幸，乃是他生在那個羣才濟濟的時代，曹孟德司馬懿之流的「客觀環境」都在他之上。所以「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評論他說：「……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於是只好歸之於「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了，陳壽之論蔣葛亮先生，實在也還公允得體得很。

成都浣花溪畔的丞相祠堂，自從杜工部一唱三嘆之後，久爲人們所憧憬。清代文壇怪傑金聖嘆於病中忽思成都，我想大概是丞相祠堂和工部草堂在值得他的懷戀吧。而唱經堂平生又未得到過成都，足見蔣葛亮先生的魔力了。至今日四川人還有頭上纏白布的風氣，據說是他們爲漢丞相帶孝的遺風。我想歷史上人物像蔣葛亮先生的，實在很難找出與之爲伍的了。

蔣葛亮先生因爲「三國志演義」的傳播，使他的大名更爲普遍，差不多「諸葛亮」三字，幾成爲智慧的代名詞，後來的人們自稱或號稱爲「諸葛亮」的，真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但學的大都是邪道之士式的「演義」中人物，離他「澹泊明志」的偉大的人格不知多遠，這大概便是「古今人不相及」的地方吧！

談李慈銘

久想找越縲堂日記來一讀，沒有機會。去年年底，由朋友在某圖書館中借到一部。我去把它取回家來的時候，真是大大的爲了難。一部份的總有十多函。論高低，我不知道李尊客先生是不是矮子，大約可以和我家弟弟等身；論重量，總有一百斤。真是洋洋大觀。不過不到幾時，發生了特別事故，不得不仍由我原車送回。至于原書，雖只看了不到十分之三的樣子，然而，我覺到頗能得到一個清楚的影子，李慈銘的。

我對於李尊客最初的印象，是得自曾孟樸的孽海花中。就是那「的的三明珠，一笑來鵬名士壽」一回裏所描寫過的。那情景，大有「吐半口血，由侍兒扶着，到階下去看秋海棠」的神情。不過在李尊客却是易侍兒爲「相公」罷了。記錄「相公」的筆記正多，小說較少，大品的恐怕只有「品花寶鑑」一種罷，男色的流風，大概古得很，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嬖人」之類，到後來甚至於有些人非此道不快。明末的小說中描寫這個的不少。不過多係禁書，且爲珍本，不易入觀。不過在「金瓶梅」中也可以稍知一二。清代數百年中，沒有什麼文獻可徵，太平天國初期勇將李開芳被逮受訊之際左右還有兩個穿着紅綢子的絕色的孩子，打扇伏侍，是可以知此道之消長矣。不過雖然不絕如縷，總還不能大盛，推原其故，大概因爲衙門的出路宏于俊僕，除了土豪西門慶大將李開芳，別的人是不大養得起

清代中興名臣左宗棠，也是一個自命爲蔣葛亮的脚色，他在還籌擬算之際，每遇得意忘形之事，常會拍腿大唱大讚的說：「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不料有一次碰到他屬下的一位藩司林壽圖，却也接着他拍腿大唱大讚的說：「此「蔣葛亮」之所以爲「諸」也。」於是左宗棠大爲不悅，林方伯竟因此丟了前程。這雖是一個煞風景的笑話，但引來作爲本文的結束，或者可說是一個絕妙的尾聲吧。（卅一年四月二十日）

後記：這一次蘇州之行，無意中在舊書店看到「明辨齋叢書」三冊，乃明楊時偉編的「諸葛忠武書」，亟購以歸，這也可以說是我這次蘇遊的一種收穫。

按「諸葛忠武書」十卷，曾收入「四庫全書」，撰者明太倉王士麒（岡伯），計十六卷，茂苑楊時偉（去華）病其蕪冗，更爲編次，成書十卷，自從陳壽撰「三國志」的「諸葛亮傳」後，關於他的正式傳記，這可說是第一編了。

我所得本，乃同治丁卯余氏據「四庫」本校刊，原刊本則是和「陶靖節集」合刻，題曰「忠武靖節二編」，「四庫」史臣以爲陶的詩文，自爲別集之流，應當入於集部，而本書則述一人之史跡，應當錄於史部，說編者不合於體例，故把他們分了家，著本書於史部而錄陶集於集部。

「四庫」皇皇巨帙，言編制當然是不錯的，但原編者把忠武靖節兩書放在一起，蓋亦有深意存焉。即所謂「進則當爲亮，退則當爲潛」之意。這兩句話令我大爲欽佩，覺得很值得我們處今日之亂世的人效法。

忠武靖節兩人，一以蜀漢相父之尊，一則不屑彭澤一令，然而處世的態度是一樣的，即我在文首所說的「澹泊明志」四個字是也。

（五月十八日補記）

南冠

的，作爲此業的功臣的，實在不能不推演那時代的演員們了。舉其著者，則石頭記中的琪官是也。演至清末，流風大暢，試一翻「燕蘭小譜」，「金臺殘淚記」之類，就可以知到那情形。梅大王現在是老了，不過當時是曾經爲「才子」們捧過的。可惜北京改爲北平以後，此道竟大大的衰退了，甚至於讓我們要知道一二的人，除了翻書以外絕少實例可見，是則大可「慨歎」者也。

說李慈銘是名士，是清客，都不錯的。他玩「相公」，說回來，「相公」們也在玩他。曾孟樸道：「他喜歡鬧鬧相公，又不肯出錢，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自來職就的……老先生還自鳴得意，說是風塵知己哩。」這里寫得真是活靈活現。李慈銘生平好罵人，殊不知他自己老實得可驚，雖然是出師爺地方紹興的產物，我看倒頗有些蕪趙之士的氣概的。早期「日記」中時常可以看見一片片塗得一塌胡塗，那多半是記和一些朋友們親熱的話，而晚年却因終隙末，所以塗去，並加頂批，如咸豐八年中有「一條記叔子書慰其落解事，旁加黑橫，上有眉批云：『豎子欺心欺天，一至于此，自恨目中無瞳耳。』又有一批曰：『二豎實余至此，恨不生食其肉。』是可以知老先生火氣之盛矣。

日記中有記早年事者殊有趣，如「二更出，有一阮姓武舉，邀余微行

三叩夜度娘，其一護門草長一見驚胸家，腹者類舉疊股牀上，而畏晝君作會目媚之，予望不敢入。至最後一處，則室中吁吁開牛喘，而所謂博書錄耳者並著然矣。相與大笑而別，夜半歸寢頗愜。『則記治遊事也。又記郡守以早禁屠，俄而雨，『郡守竟以祿有驗，令民厚如故。』兩則都頗有諧趣。又一則云：『傍晚歸，過關帝廟觀劇，見一舞者，約十五六，水鏡湖春色也。』則幼年時語也。據此種記錄尚有數則，茲錄一較有趣者：『上午，偕若生之姑出錢塘門遊西湖，見嘍夷五人，其二為夷女。至一湖莊樓下。有垂簾而望者，三四倚肩而立。欽欽語，粉黛五光，笑重裝飾，翼低香近。其尤繁者輕塵拭花，舞屏隱雪，秋波所流，山水輪囷，平生眼底第一人也。』這裏記所見外國人，因為那時洋鬼子還是珍物的原故。至于後面所描寫，粗看似是夷女，其實非也。專客好用聯語入文，觀此例可知。

我前面會說李專客的脾性是直切的，善于談情，却也善于翻臉。如他在鄉觀劇時，水路舟中又有邂逅，與儒林外史中所寫頗有似處：『鄰舟偶值，有女相窺，綺裳不華，寶釵微見，露髮碧重，星靨紅輕，淡月疎燈，愈為媚媚。編首錯並，坐席几連。微息相聞，清影不隔，屢語拍衣香，暗坐間通殷勤，益謹顧盼。逮乎管絃漸闌，歌舞將歇，妝慵益整，語低轉嬌。削腰強持，倦睫猶睇，真欲逃幼與之棧，訂虎頭之棘矣，予因物色其里居，乃知洛陽對門，城南尺五，特柳技年少，未曾向玉溪乞詩耳。予雖入市甚稀，而枇杷花下，從無闌門之面，何怪非司空見慣者乎？是夜戲殊不佳，以此事遂至微曉，昔東坡不能忘情于東州女子，良可自哈也。』

這些事在年輕的人，所在多有，而李君更能曲曲寫出就更為難得了。文章與風如小試，讀來大有唐張翥游仙曲與出自戲漫的『交歡大樂賦』的

決人生死者（在當時確是如此），亦微覺有動于中乎？

光緒乙酉正月二十五日日記云：『張廷燎，河南人，甲戌翰林，嘗分校鄉試，出閣語人曰：『我此次同考，絕不草『官』人命！』蓋不識蒼字讀為官也。時又有一翰林，論及時事，慨然曰：『何苦『茶』毒生靈！』以茶為茶也。都下以為絕對。』此李君罵人不識字之例也。其實前清專講究寫兩筆『館閣體』所取中的翰林，也的確不高明，其不認識蒼茶，蓋亦事之當然，李君因自己比不過這批翰林前輩，遂常發為牢騷，令數十年後的我們，也不禁覺得啞然。丁丑年慈銘會試又報罷，日記中記其秩序紊亂之事云：『故事，殿試題旨下時，士子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皆跪，大臣監之，司官以次授題訖，始皆起。今年題紙始到，人爭攫取，多裂去首二道，碎紙狼籍遍地。有不得題者百十人，復爭主者索再給。主者不得已，乃別以一紙榜帖殿柱，傳觀之。桓東子弟悉以曳白登科，於是策試于庭者十九無賴矣。擬題皆歷科陳言，字字可宿構，而狀元王仁堪倚持筆不能下。措辭里鄙，無不可笑。有常熟人管高福者，以腎腸字單據，我皇上我字雙捺，亦得居三甲，朝考日，試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論，雪白茶靡紅寶相八韻詩，有福建人謝章鋐揣摩論題之意，執政以媚夷人也，遂援引漢唐，力申以小事大之義。沈吳江素主夷人，得之大喜，欲置高等；有力爭之者，始退三等。直隸人王鳳藻，詩文皆他人為之，而書不能成字，詩之首句看罷茶靡了，書作看罷，亦僅置三等。其不能成文者數十人，皆知識為之代作，公然挾書執筆，東西傳遞，監試王大臣臨視嘻笑，恬不為怪。蓋法紀蕩然，廉恥喪盡，時事可知，不須識者矣。』

竊以為人的本性，本素是不大看得出的。總是裝在紳士的面具下面，

韻味。這可以表出李君是一個文人，而非專門的經學家考據家，因而『越縕堂日記』中往往有許多有趣的文字可讀，不像『綠香廬日記』『三魚堂日記』等的面孔板緊，笑靨毫無也。

緊接着就是拜別老母，進京入資為郎的事，在從水路入京，經過幾個大邑鎮時，每每上岸尋花，甚至把老嫗所教給妓女的米湯眼淚，一概認為美人的深情，還戀戀不捨，欲行又回，白首訂盟的作了許多可笑的張致。那時尚無九尾龜之類的『嫖界大全』，就是有了，李君也不會去看的，所以一入花叢，即不至為章秋谷之流所笑耳。

慈銘雖文名早著，然而屢因絲關，宦途極不得意，這就養成了他的孤介的性情，每每對人盛氣厲之。推源溯始，也是一種變態心理的發露。茲錄其同治辛未在京覆試不中的日記：『規聊來言，昨使人至禮部求得予覆試卷觀之。其卷為侍郎魁給所閱定，惟于文中一『致』字旁帖黃籤，蓋其意以『致』右從『文』不從『女』也。人不識字至此！伏願金銀，榮榮省開，于侍郎何誅焉！前日試殿上者九十二人，連鋪接席皆皆楚耳。予自以脚間夾筆足以增之！又以故事必派一二品官十二人閱卷進擬，其差第皆以律詩，故于八十字中，頗推蔽之，以求其易解，乃猶在下等，此輩肺肝真不可測！』這里對試官的謾罵可謂刻毒之至。而其火氣外露，功名心熱，更可覘耳。從今以後，凡會試被擯，對考官的批語就是『不識字！』這在小學家看來，也真是如此，而並抱着一本『字學舉隅』為天下法的筆帖試，自然更是格不相入了。我在這里看出他的另一點苦楚，就是想極意迎合考官的程度，而猶不能無患，這在古今考試的事件中，恐怕是難免的一種悲劇。『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從今而後，不知高坐以文字（或無論什麼）

往來跳躍，像煞有介事。一旦遇到大喜怒，不免千年老尼，曳以俱出。李君這里，不免帶出他紹興師爺的工架來。就文章論，的確未能恬淡，失之下乘，然而李君平素並不戴着假面具，雖黃人物，隨處可見，那麼他還是表露他本來的一面，而罵得是那麽痛快，真如一面照妖鏡，照出了各色人等的形相。竊以為可比果戈理的死靈魂，雖繁簡異致，其傳神處固未見得比下來也。

籌讀唐元微之遣悲懷詩，每為悽然。蓋文人而困于窮厄，實在極可憐，而尤可悲嘆在悼念死者，感遺言之可動，遂重可歎也。慈銘屢試不售，乃發斷念功名之語：『比日稍蘇，春氣漸動，遂覺疲茶，時欲就床假臥，病體日深，老景日益。龍鍾至此，尙復逐黃面小兒，提籃踏閣，爭冬烘之一決耶？今年誓不應試，並擬閉閣謝絕計借之客。念明日是先母生日，因賦一詩以當誓墓之文：先母生日前一夕大風獨坐京邸泣賦是篇：『五十孤兒泣斷絳，亡靈懣對影堂中。豈真白髮充朝隱，虛負黃泉賜祭丰。』（先母臨歿時，語慈銘曰：汝貧甚，藥物不必復求，他日富貴祭我稍丰可也，每思此語，肝腸欲裂。）徙宅分無酬教育，首邱何日得來同？猶期地下萊衣戲，一盞殘燈獨聽風。』詩不必佳。而小注乃真可見性情之文字也，與汪龍莊雙節堂廂訓中記其母遺事同令讀之者悲嘆不可自已。其意雖若甚堅，然終不能克功名之熱，又復入試而又中，又罵中式者，罵考官。『是日報紅錄，雲門紫泉皆中，紹府共中五人，山陰得三人，庚午同榜僅中一杭人蔣某，則吾不忍目之矣。國家取士，至於如此，使我猶與此曹角逐，尙得謂之視然人而哉！』又云：『哺後取閱卷，為第五房編修臧濟臣所點抹，鼠輩何足責哉！』

慈銘終于光緒庚辰成進士，年已五十二。雖然中式，然而還不改憔悴之態，記其事云：「余卷在林編修館年房，初不知所謂，以問其鄉人陳編修瑒，陳君力贊之，猶不信，更質之錢辛伯，辛伯謂通場無此卷也，始請陳君代擬評語，呈薦于翁尚書，尚書大喜。」自意之狀可見，所謂翁尚書，翁同龢也，是專門喜歡得名士為門生的人物。試後調房師林紹年，出而語人曰：「適所見非人也！」講評語，則評之曰：「此公素以不學名，語言甚鄙。……外間皆言其有捷徑，所未詳也。」雖然不會再度失意，然而究竟脾性依然，久已養成，不可去矣！後來朝考時因必欲歸本班（戶部候補郎中原班即用，化原來之贊郎為特旨郎中，即得補缺。）故備書三開有半。然而對這畢生一次的機會，翰林院頭銜的榮譽却不能無所戀戀，記云：「贊郎回就，桑榆之景已斜；流品既分，蓬瀛之路遂絕。虛望後車之對，長循選格之名，雖出陳情，實非雅志！若與少年為伍，適與俗吏隨波乎！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當亦知己所安噓，後人所深惜者也！」詞旨甚哀，有若曳殘聲以過別枝之秋蟬，所發皆淒楚之音也。

到這裏，似乎可以接得上擊海花的第十九回了。李尊客作他的老名士，「三朝耆碩，四海宗師。」正是作御史的資格，一到台諫，就可以彈劾朝士，發揮他師爺的本能，所以一般大人先生，都想預通聲氣，先把這個「相貌清癯，脾氣古怪，一雙殺秋眼，三根曉星鬚，肆口謾罵，不留餘地，性情直率，不過是個老孩兒」的李慈銘應酬好了。我們且看尊客寓所所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讀史一千年。

關於珍妃

一斜珍珠慰寂寥，倉皇西幸總魂銷；
馬嵬山下同遺憾，淒絕長門賦大招。

一清宮詞

末代帝王的生涯，總是一個悲劇，清光緒三十四年的帝王生涯中，更是悲劇中的悲劇。他不獨外受制於強敵；內且受制於母后。不但朝政大權不能操諸己手，連婚姻戀愛的自由也被剝奪得乾淨。李三郎馬嵬坡之變，以帝王之尊而不能保護一個弱女子，卒至「君王掩面救不得」，被後人責為千古薄倖，「長恨」一歌，此恨綿綿。不圖千載之下，帝王制度的結局時，尚遺留下相同的一齣悲劇，那便是光緒的恪順珍貴妃他他拉氏。

關於珍妃的記載和詩詞，似乎很多，數月前聞上海話劇有「清宮怨」一劇，亦即係演珍妃事，但我未曾看過，想來總是哀豔得很的吧。不過文人的記載，總不及水新念奴之口述天寶遺事為可靠。故宮博物院曾於民國十九年五月三日在「故宮週刊」出一「珍妃專號」，其中頗多珍貴的資料以其出諸白頭宮女之口，當屬較傳聞之說為可信。因據拾其間資料及同時人詩文，來談一談這位清代楊貴妃，想也不無一看的價值吧。

依然是那一套窮酸之氣，撲鼻欲醉。秋千院落，木芙蓉娟娟作花。遊客却向來速駕的客人裝病。曾孟樸的描寫真把這種「名士」刻畫盡了。這是一幅絕妙的「名士圖」，可補「儒林外史」之遺的。多抄不免罪過，看官且對照原畫，即可得一幅清楚活現的印象，而此印象又實在可貴，因數千年文化的精英，從舊時代的素質中提煉出來的積粹，都萃于一身而發揮之。如果了解上一代的文人，可以從這兒看，因為我們生當季世，已經接不上他們的聲氣，如果只看道德經濟的大品文章，想來明瞭這種人物，不免如緣木求魚，實在是徒勞的事也。

古今月刊投稿簡約

- (一) 本刊接受外稿。舉凡掌故，史料，軼聞，遊記，人物，小品，金石，書畫，隨筆，及關於上述各種之畫圖照片等物，均所歡迎。
-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註明稿端。
- (三) 編輯人對來稿有增刪之權，其不願者須豫先聲明。
- (四) 稿費每千字新法幣十元，於每期出版後發出。
- (五) 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作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六) 來稿除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刊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七) 來稿除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外，概不退還。
- (八) 來稿請寄南京邀貴井時代晚報館轉「古今月刊編輯部」，勿書私人姓名。

古今月刊社謹訂

笠堪

珍妃姓他他拉氏，為禮部左侍郎長敘之女，志銳、志鈞、志鏞之妹。在旗人中，長氏一門，實為較開明者流，戊戌庚子之際，為滿族清貴中流砥柱的人物。珍妃和其姊瑾妃同時選入宮，其所以獲選為妃者，實有滿廷家庭間一段痛史在，茲據舊日宮監唐冠卿之言錄之：

光緒十三年冬，慈禧太后為德宗選后，在體和殿召備選之各大臣少女進內，依次排列。與選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督桂祥女，慈禧之姪女也（即隆裕）。次為江西巡撫德馨之二女。末列為禮部左侍郎長敘之二女（即珍妃姊妹）。當時太后上坐，德宗侍立，榮壽固倫公主及福晉命婦立於座後。前設小長桌一，上置鑲玉如意一柄，紅綉花荷包兩對，為定選證物（清例：選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選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諸女語德宗曰：「皇帝，誰堪中選，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投以如意可也。」當時即將如意授與德宗。德宗對曰：「此大事當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堅令其自選。德宗乃持如意趨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聲曰：「皇帝！」並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乃不得已將如意授其姪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選入妃嬪，亦必有眷寵之愛，遂不容其續選。勿勿命公主各投荷包一對與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獲選也。嗣後德宗偏寵珍妃，與隆裕感

情日惡，其端實肇於此云。

珍妃冊立之後，極爲那拉氏所鍾愛，她性喜書畫，那拉氏命內庭供奉
繆嘉惠女士教之。平時居景仁宮，和光緒同住，則居養心殿。光緒甚爲疼
愛，常與五易衣冠以爲戲。隆裕則不得光緒歡，因嫉生恨，常在那拉氏前
進她的讒言，說她研究攝影術，非妃嬪之所宜。於是寵愛漸弛，終至於一
度遭斥，其經過據白姓宮女口述錄之（此宮女今日若在，年當七十左右
矣，當時侍珍妃時，年僅二十歲云）：

慈禧六十萬壽時，值福州將軍出缺，隆裕后欲以此職專予乃男，因
妃頗得德宗寵，倩其請於德宗，而妃則以「誰說均是一樣」之語謝，后
誤以妃恃寵而驕，乃趨慈禧前告妃欺壓皇后，后本慈憐女姪，平日有對
后小不敬者，必嚴刑責罰，謂正宮中體制也。今聞忤后者，乃素不善之珍
妃，其忿怒之狀，較之平日十倍而不止，時慈禧居南海儀鑾殿（即今南海
居仁堂），德宗居瀛台，隆裕與珍瑾兩妃居同豫軒，慈禧乃傳同豫軒侍
妃之宮女太監等至儀鑾殿，面詢妃平日起居狀況，叱咤備至，凛不可犯
，宮監等悚惶萬狀，乃言妃平日甚爲恭謹，從無大忤，慈禧聞而怒，疑宮
監不直陳，乃命掌刑太監杖擊之，哀號踣躄，皮肉皆綻，但宮監所言
，仍如前說，時妃侍側，慈禧盛怒之餘，更令太監掌責之，令自陳，妃
以皇帝所寵，今乃當衆受辱，痛不欲生，終無結果，慈禧愈怒，遂奪其
妃號，令降爲貴人，太監王有兒番八充軍，宮監等減逐大半，時妃已
回同豫軒，哀毀異常，慈禧復施其牢籠手段，賜妃溫諭並食品八盒以慰
之。翌早八時，慈禧又傳福至同豫軒，行至流水音，見捧給太監未着袍
，任意裝束，並時攝取各種委式，此像則於南海所照，後爲慈禧所見，
頗不悅。光緒二十年時，有耿九者，賄結慈禧之小太監王長泰（即王有
兒）番德平（即番八十），謀取粵海關道，密陳德宗准其事。同時復有
寶善者，乃慈禧侄之岳父，駐兵於鳳凰城，因兵敗失守，帶金運動免罪
，亦經王番二監請於妃，並進呈慈禧背心及大衣料兩件，此二事均以
不密外洩，聞於慈禧，大怒，將珍瑾二妃均板責之，將王番二監充軍於
黑龍江，遇赦不赦。王番本精於皮黃劇，至營口逗不前，並於當地搭
班演劇，解卒不得已內開，慈禧乃命就地正法，時妃二十一歲也。時妃
被責後仍居景仁宮，因喜攝影術，復暗使戴姓太監於東華門地方開設照
相館，復爲隆裕后密告於慈禧，乃將戴姓太監杖斃於廷。至珍妃二十三
歲，光緒二十四歲年戊戌之變，慈禧乃幽妃於建福宮，繼徙北五所，令二
宮女侍，門自外鎖，飲食自櫬下送進，珍妃被困後，原住之景仁宮即被
封，其守宮太監全體被逐。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妃乃被迫入井。珍妃
性慈厚，喜游嬉，頗得德宗寵，以此爲隆裕所嫉。按宮例妃不應乘八人
輻，德宗特賞之，被慈禧見而令將輻擗毀，德宗不悅，嗣隆裕竟以短妃
於德宗，反爲所厭，自此妃遂益爲慈禧所不悅，其死因蓋早種於此也。

珍妃在家時，延江西文廷式（道希）爲之師，時文尙未及第，妃入
宮之後，文中庚寅科榜眼，甲午大考翰林又列第一，相傳均乃出其女弟子
的力量，因此文的勢力大張，可以交通宮闈。在光緒戊戌以前的一時期，
那拉氏雖歸政於帝，但對於內外的賄賂還是不肯放手，而珍妃耳濡目染，
當然也效法老佛爺的所爲，苞苴兼進，於是和那拉氏方面，不免有權利的
衝突。戊戌之變，乃師文廷式又是站在新黨一方面的，於是更疑珍妃和康

甚苦，嗣至同豫軒，見隆裕及瑾兩妃均因懼慈禧之威，同時昏暈，僵
而不甦。慈禧乃大懼，亟至瀛台告德宗，德宗憤以「一死就死了，此後永
不立后」之語示決絕之意。自此事過後，妃之與慈禧間益增嫌隙，但起居
各節尙如舊，只縮減其侍從而已。又隔二三年始因戊戌變政事，因妃於
鍾粹宮後北三所，窘苦備至，所攜什物，均長藏於宮壁上豫挖之空洞中，夕
再持出，蓋防慈禧擄去也。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之變，慈禧乃令崔
玉貴推珍妃入甯壽宮後井中，從之者尙有一宮女及一太監。時珍妃已遷葬
於景祺閣小屋，入井前一夕，慈禧尙召妃朝見，謂「現今江山已失大半，
皆汝所致，吾必令汝死」。妃憤曰：「隨便辦好了。」翌日即推之入井
。後慈禧出走至長安時，復封妃爲神，亦追薦之意。是日慈禧假寐時，
即夢見妃告「不必加封，吾已成神矣」。並力數慈禧之惡，醒而不語者
半日，咽喉盡腫。回鑾後，出妃屍於井，顏色如生，胭脂尙存，只失去
紫釵一雙帶而已。妃宮女尙存二，曰春蘭，春壽，聞近年已故云。

又據劉姓宮女（此宮女乃德宗行大婚禮時，慈禧派其充喜婆，於坤甯
宮守喜，二十三歲入宮，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出宮，時女三十五歲，今若
尙在，則年八十七歲矣）所言，則於珍妃所以致死的原因較詳，蓋慈禧之
必欲死珍妃者，決不在普通的家庭小故，其間必在較大的原因，劉姓宮女
所言，亦可給我們一些端倪也：

珍妃十三歲入宮，十五歲行大婚禮，時光緒十四年正月也。珍瑾二
妃異母所生，相差只一歲，（封裏所刊）之像乃光緒二十一年之間所
照，所着之衣服，長袍爲洋粉紅色，背心爲月白色鑲寬邊，乃光緒二十一年
梁有蘭，並非置之死地不可了。

至於珍妃死難的情形，言人人殊，據「清朝野史大觀」所言，則乃
在於宮監崔某之誤會那拉氏意志，西狩之時，那拉氏謂「予將率爾行，拳
衆如蟻，土匪遽起，爾年尙韶稚，倘遭污，莫如死。」崔某一聞此言，遽
牽珍妃，氈裹而推諸井中。夫以一區區宮監而有此大膽，吾未之敢信，其
爲那拉氏事後掩飾之談可知，較可徵信的，當然還是當日目擊其事的人口
述，宮監唐冠卿云：

庚子七月十九日聯軍入京，宮中驚惶萬狀，總管崔玉桂率快槍隊四
十人守蹈和門，予亦率四十人守樂壽堂，時甫過午，予在後門休憩，突
覩慈禧后自內出，身後並無隨侍，私揣將赴頤和軒，遂趨前扶持，乃
至樂壽堂右，后竟循西廊行，予頗驚愕，啓曰：「老佛爺何處去？」曰
：「汝勿須問，隨余行可也。」及抵角門轉灣處，邊曰：「汝可在頤和
軒廊上守候，如有人窺視，槍擊毋恤。」予方駭異聞，崔玉桂來，扶后
出角門西去，竊意或將殉難也，然亦未敢啓問。少頃，聞珍妃至，請安
畢，並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現在還成話麼？義和拳搗亂，洋人進京
，怎樣辦呢？」繼語音漸微，嘔嘔莫辨，忽聞大聲曰：「我們娘兒們跳
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無罪名，難
道留我們這洋人毒手麼？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懇，旋聞后
呼玉桂，桂謂妃曰：「請主兒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
桂曰：「主兒下去，我還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至此，
已木立神凝，不知所措，忽聞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掙扭
之聲，繼而砰然一響，想珍妃已墜井矣。斯時光緒居養心殿，尙未之知

也。後王桂直發背死。

憶若輩去滿清季年官闈間爭招賄賂因而釀成悲劇不提，單就洋兵入京，賢妃殉國的一樁故事看來，則其哀豔淒絕，又何讓於唐人之於馬嵬坡呢！因之晚清詩人，以此事見於詩詞者，數見不鮮，茲錄數章於後，以作本文之殿。俾誠鼎詩云：

金井一葉墮，淒涼瑤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潑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朱祖謀（古微）張村詞聲聲慢和味勝落葉云：

鳴蜩頓感，吹蝶空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煙，香溝舊題紅處，拼荼女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宮淡奏，分付哀絃，終古巢鷺無分，正飛霜金井，拋斷纏綿，舞起迴風，才知恩怨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恨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問杜鵑。

又李亦元「湘君」，亦咏珍妃之作，詩云：

青楓江上古今情，錦瑟微聞咽咽聲；遼海鶴歸應有恨，鼎湖龍去總無名；珠簾隔雨香猶在，銅轡經秋夢已成；天寶舊人零落盡，龍鸞辛苦說華清。

說華清。

又會重伯有「庚子落葉詞」，亦悼妃之作，詩凡十二首，描繪較詳，茲錄其八首：

甌宮一夕淪秦壘，疏勒千年出漢泉；鳳尾檀槽陪玉腕，龍文環珞殉金鈿；文蠻去日紅爲淚，輕燕仙時紫作烟；十月帝城飛木葉，更于何處聽良彈。（其一）

聽良彈。（其一）

美國投機家列傳

樊德璧與屈魯

一千八百五十年至六十年間，美國金融中心華爾街，爲樊德璧與屈魯兩氏所操縱，兩人私交甚厚，但在市場中則爲死敵。屈魯氏（Drew）名丹尼爾（Daniel），生于一七九七年，比攷尼流斯·樊德璧（Cornelius Vanderbilt）小三歲，他追隨樊氏之後，經營汽船業，日漸發達，未幾即成樊氏之勁敵，他在幼時最愛說的一句口頭禪是：「貓要吃魚，一定要願意浸濕牠的脚。」（If a cat would eat fish, she must be willing to wet her feet.）觀其生平行事，處處與此語吻合，不惜使用詭計，博取大利。

他在早年一度做過牛販子，積資甚豐，不久成爲紐約屠宰業中的領袖。當時紐約牛商中，以亨利·亞斯道（Henry Astor）最有名，他所要的牛，須肥壯碩大，但是屈魯的牲口，像他本人一樣，瘦瘠荏弱，不合標準。

某日，屈魯將牛羣趕過哈倫山谷（Harlem Valley）時，思得一計，乘牧童熟睡的當口，沿路灑滿鹽屑，次晨，牛羣口渴不已，却無法喝水，一直等到趕入市集，方才讓它們放量縱飲，等到亞斯道奔來的時候，看見牛隻肥大，中心大悅，全數承購。至今華爾街上尚沿用「Watered Stock」一詞（按「Stock」可解釋爲「股票」，亦可解釋爲「牲口」，此處原義爲「攪水牲口」，其後引申爲「攪水股票」，指內容可疑的股票），即淵源于此。

屈魯從事航業之初，出資一千元，購得汽輪一艘，在赫得遜河（Hud-

赤關週合翠淪漪，帝子精誠化鳥歸；重疊招魂傷穆滿，漸台持節召眞妃；清明寒食年年憶，城郭人民事事非；湘瑟流哀彈別鶴，寒魚哀雁盡驚飛。（其二）

銀床玉露冷驚鋪，習化長虹轉鹿盧；姑惡聲聲啼苦竹，子規夜夜叫蒼梧；破家巨耐雲昭訓，殉國爭憐李實符；料得佩環歸月下，滿身星斗泣紅蕖。（其三）

朱雀烏衣巷戰場，白龍魚服出邊牆；鷓鴣亭外風光慘，魚窟宮中歲月長；水殿可憐珠宛轉，冰綉贏得玉淒涼；君王莫問三生事，滿壁梨花繞佛堂。（其四）

王母傳籌掛桂旗，闔門宜謝肯教遲；漢家法度天難問，敵國文明佛不知；十宅少人簪白柰，六宮同日策青羈；玉樓湖上粘天草，只託微波惹卷施。（其五）

天文正策王良馬，地絡先推蜀后蛇；太液自來涵聖澤，水仙從古是名家；蕙蘭悼影傷瓊樹，河漢回心濕絳紗；狄女也憐人薄命，纓標爭挂相生花。（其六）

十海停歌山濯舞，芙蓉獵獵鯉魚風；瓊台戰鼓驚朱鷺，瑤席新香割綠熊；魂魄暗依秦鳳釵，聖明終屬晉蛟宮；景陽樓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其七）

簾外曉風吹碧桃，未央殿前咽秦簫；石華廣袖誰曾攬，沉水奇香定未燒；荷露有情拋粉淚，凌波無賴學纖腰；雲袍枉繡留仙褶，白石清泉任寂寥。（其八）

（完）

許季木

son) 上載運客貨，與樊德璧五爭一日的短長，但是樊氏的船隻速率大，取費低，屈魯損失甚大。樊氏向他取笑。他心有不甘，集資另組新公司，籌造新船，樊氏見他聲勢蓬勃，向他求和。兩氏妥協後經營均極順利，賺錢不少。當時鐵路事業方興未艾，前途希望無窮，兩氏見之，甚爲眼紅。未幾，他利用手頭餘資，創辦屈魯·羅賓生公司（Drew, Robinson and Company），專營經紀人業務，他以全副精力從事銀行與投機事業。他發現操縱市場的妙訣，在設法使他成爲鐵道業的幕後股東。他運用手腕，最後跨入歐里鐵道的董事會（The Directorate of the Erie Railway），大肆活動，容後續談。

至于樊德璧的爲人，與屈魯絕然不同。屈魯爲「空頭」，而樊氏爲「多頭」。屈魯孤僻善疑，樊氏則交友廣闊，談風甚健。他在少年時期，事業已有成就。至一八四五年時，家產不下七十五萬美元。其時加里福尼亞金礦出現，樊氏即將原有航輪業務積極擴充，以應旅客之需。他一再擊敗同業的競爭，取得領導地位。

他爲發展國外航業起見，取得中美洲各國政府的合作，並募集軍隊，組織探險團體，以保障並促進他的業務，他從小規模的輪渡業，逐漸發展，至一八六〇年成爲航海業中的巨擘，他不但是該業中的首選人物，而且

是美國金融史上最有勢力的怪傑。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之初，他的財產計有一千五百萬美元。其後，鐵道事業蒸蒸日上，他多情放棄航業，改營鐵道，此時他已七十歲了。

自從屈魯與樊氏在華爾街登場之後，風潮迭起，開操變態斷的先聲，在投機史上有它不可埋沒的一頁。

一八六二年，樊德璧着手買進哈倫鐵道股票，買價為每股八元。由於他的大量購買，同年升至每股三十元。至下年四月，他在市場上已鋒芒畢露，每股更漲至五十元。這一條鐵道，經過哈倫山谷，以紐約第四大街與第二十六條街為終點。他認為須將鐵道延長，展築到百老匯區，他說動市政當局，翻掘街道，敷設新軌。此時除樊氏以外，屠維特 (T. W. C.) 及屈魯二人亦在搜購此項股票，不過數目較小而已。擴展路線之說一起，市價飛升，但是屈魯氏並不以到手的利益為滿足。他串通屠維特預備將股票拋出，其法運動市議員將百老匯區築路權撤回。屠維特表示首肯。當時哈倫股市價約為每股百元，漲勢甚穩，一面因為樊德璧積極活動，一面因為南北戰爭中，北軍得勝，消息有利。各股行情，一致向上。屠魯二人即照市價；將手中股票完全脫手，並大量拋出。市政當局若干參議員得悉此項消息，迫躍賣出。未幾，市政會議，將百老匯築路案否決，原准築路特權，下令取消，此訊一出，哈倫股狂降至每股七十二元。但是樊德璧氏竭力拉抬。行情在七十二元上站穩，不再下跌，空頭一看情勢不對，趕緊補進，但是樊德璧氏不肯輕易饒恕他們。此時市場上共有哈倫股十一萬股，而拋出之數，較此數更多二萬七千股。樊德璧見空頭有補進之意，將

擊爾街上賺的錢，遠較在鐵路本身賺的錢為多。

丹尼爾·屈魯氏在華爾街上的成功，使金融家為之側目，引起他的敵人樊德璧的嫉妒。約在一八六六年，樊德璧已經公開宣稱，他要攫取該路的管理權，把屈魯之流趕出去，他說屈魯這一批人毫無成就，祇是賭徒而已。他說歐里鐵道應該交給正當人士管理。

屈魯氏為鞏固本人勢力計，拉攏傑·戈爾特 (Jay Gould) 與傑姆斯·費斯克 (James Fisk) 兩人，合組反樊德璧陣綫，展開華爾街上有史以來最緊張最劇烈的一幕鬥爭。

先是屈魯已吃過樊德璧的苦頭。對他的實力不敢輕視，他聯絡戈爾特與費斯克兩人，自覺較可放心，就當時情勢觀之，屈魯較佔上風，因為鐵路在他的手中，他可以利用鐵路的收入，作為自衛的工具。至於樊德璧則自信力甚強。他知道他的對手不易應付，設法結納若干波士頓的資本家，引為同志。他們曾經買進大量歐里股票，預備迫令該路與他們所有的一條支綫合併。樊德璧為報答他們的合作計，答應一旦得手後，願以歐里鐵道担保支綫債券的償付。

其初，屈魯求見樊德璧，向他妥協。但是屈魯反覆無常，一再背約，不再得到樊氏的信任，樊氏將屈魯的求和條款斷然拒絕。他對他的經紀人說「買進歐里股，照最低的市價買進」，這位沒有慈悲心的七十四歲的鐵路大王一意克服任何困難，他決心殲滅阻擋他的敵人。

至一八六八年三月，歐里鐵道公司，定期選舉新董事，選舉權可出錢購買。樊德璧為了購得該公司的管理權起見，勢須買進它的巨額股票，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非有成百萬的財力不為功。他覺得可以重施操

九元的高價，結果市參議員以此價補進，屈魯亦受到損失，但他的手中尚

有哈倫股甚多，統扯一算，仍舊有利。

其後樊德璧又親赴亞爾貝尼州 (Albany)，再度請築築路特權，屈魯氏又斯陪州議員將此案否決。一而在市場上將該股以一百五十元的高價拋賣。議案否決後，鐵道股票見錢降五十元。但是新漲風突起，由一百十元飛騰至二百八十五元，且市上無現貨可購，樊德璧躊躇滿志，擬將市價抬至一千元，後經第三者說項，讓空頭照二百八十五元的行情結清，由屈魯氏出給樊德璧氏五十萬元支票一紙，作為了結，此次風潮中屈魯弄得焦頭爛額，威望大減。

屈魯與樊德璧兩氏除在哈倫股上角逐外，又對歐里股爭奪甚力。按歐里鐵道 (The Erie Railroad) 於一八三三年開工，旋以經濟支絀，到一八五一年方才完成。早年經營不善，屢有虧損。倘無英國投資家出面支持，該路或將廢棄不用。中途歷經風波，幸賴英國人的贊助，得以穩渡難關。在該路財政困難時期，丹尼爾·屈魯使用政治手腕，獲選為該路董事。他在市場上散佈對該路不利的消息，使行情自六十三元跌至三十元，接着屈魯與鐵路當局開始談判，假使對方願意聘任他為董事，他答應以一百五十萬美元的巨款出借。鐵路當局需款孔亟，同時行情銳跌，信用大受打擊。結果向屈魯氏宣稱願意接受此數。他身為董事後，對於該股的行情，能够任意操縱。當時市場上有一句流行語說：「丹尼爾說『漲』，歐里就漲，丹尼爾說『跌』，歐里就跌。丹尼爾說『跳上跳下』，它就跳上跳下。」至一八六八年間，歐里路軌已展長至七百七十三英里，其準備金超出一千六百萬以上，此路已成為歐里鐵道公司。

縱哈倫股的故技，再度奏捷。

二月十七日樊德璧發動第一次攻勢，向法院請求轉令歐里董事會停付在一八六六年積欠屈魯的借款三百五十萬美元。此案由紐約最高法院法官巴那特 (Judge Barnard) 氏批准，兩日之後，樊德璧的律師又出庭請將屈魯免職。法官已受樊氏的運動，將屈魯革職待審。其後又判令屈魯將一八六六年非法發行的六萬八千股歐里股歸還當局。

屈魯集團對於此類判決，置若罔聞，屈魯力斥巴那特為樊德璧的爪牙，親赴平罕登 (Binghamton)，向他的心腹法官巴爾康 (Balcom) 起訴，結果由法官三十三人會審，將判決否認，並由法官巴爾康將樊德璧判罪，深文周納，對樊氏所加的罪名，與巴那特控告屈魯諸罪，不相上下。樊氏對此判決亦視若無睹，自行其是的放出成百萬的本錢，大事吸收歐里股。

屈魯集團却儘量求售，拋出之數遠較實際股票額為多，華爾街上的第二流投機家，深為疑懼，恐怕屈魯重蹈哈倫股的覆轍，無法脫身。樊氏已將市上的歐里股全部購得，屈魯集團，似將束手無策，處于窘境。但是這批聰明的年輕人，另有錦囊妙計，待機使用。

在此次角逐之始，屈魯已有準備，在早期董事會中，已由會中通過發行一千萬可以換股票的債券，將此費購置鋼軌，以替代原有的鐵軌。屈魯氏仗着這一着棋子，才敢大胆拋售，在鐵路行政會議閉幕後的十分鐘，即有五十萬元的可換債券在市場上出賣，而由丹尼爾·屈魯的租客全數承購，債券頓時分為普通股，便有五萬股的新股，可供屈魯支配，三日之後，另外的五萬股，亦在市面出現，該股充斥市面，而行情却堅穩不變。樊德璧一意買進，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十日，開盤價為八十元，旋經樊德璧吸進

，升至八十三元，其後突有五萬股在市場上求售，歐利股跌至七十一元。樊德聖竭力傾購，到該日收盤時，市價為每股七十八元，這一天晚上，樊德聖買進歐里股十萬股，而屈魯及他的同屬賺進七百萬元的現款。印刷公司的排印機已經擊敗了樊德聖。

此時樊德聖身漸絕境，他手中的十多萬股票，沒有人要，也不敢出賣。他照常行歌作樂，但是無法掩飾他內心的焦急。

三月十日這一天，屈魯、戈爾特和費斯克在歐里鐵路公司辦公處碰面，分派七百萬元的盈利，正當興高采烈之際，忽然有人來說，樊德聖已領得拘捕狀，要把他們拉進監獄去。三人聞訊，趕緊將賬冊、有價證券等物帶在身邊，向傑賽(Jersey)出發避難。

這一天十時，他們安抵傑賽城，脫離樊德聖系法官的勢力範圍，他們寄寓在泰勒旅館中，暫避風頭，謠傳樊德聖忿怒異常，已經派了五十人，要把他們綁回紐約去。結果泰勒旅館一變而為泰勒砲台。

丹尼爾·屈魯往晤當地警長福勒(Fowler)氏，挑選警察十五名，作為武裝保鏢，歐利鐵路雇用的探目麥斯透森(Musterson)亦供給探夥多人，在碼頭及旅館鄰近各處巡邏。又設法在碼頭上裝置重達十五磅的銅砲三尊，另有救生艇四艘，每艘十二人，配有斯潑林費牌(Springfield)來復槍，在水濱守望。

傑·戈爾特氏在屈魯城處理鐵道業務，召集鐵路高級職員，在旅館中聚議，擬將歐里鐵路在傑賽城註冊。戈爾特又申稱將紐約至白法洛(Buffalo)間的旅費，自七元減至五元，其用意在和樊氏所有的紐約中央鐵道競爭，迫令該行價格的下降，使樊德聖的地位，更見困難，戈爾特本人又偷至紐

道已停止運牛，而中央鐵道則營業奇旺。但是樊氏在不久之後，即發現他的失策。何則？傑·戈爾特已經改營販牛業，將白弗洛以西，所產牛隻全數購來，按每車一元的運費，直裝紐約，獲利不貲。樊氏無法同他爭氣，放棄競爭，他說：「戈爾特是美國最聰明的人。」

此後他息影家園，難得參加市場的活動，自奉甚儉，一八七三年時，他已達八十歲的高齡。某次病劇時，醫方中須用香檳酒，他說：「噢，大夫，不要用，我買不起香檳酒，蘇打水好代替嗎？」四年後(一八七七年)一月三日，他棄世長逝，遺下財產九千萬元。一世之雄，得到了最後的安息。

屈魯自被戈爾特與費斯克騙出歐利鐵道公司後，遷居鄉間，消磨優閑的歲月。他的淨利合計一千三百萬元，本可置身局外，逍遙自在，然而他雄心勃勃，嫌鄉間消息隔閡，又搬到城中。他和戈爾特費斯克再度合作，預備做一「大空頭」。即由費斯克及戈爾特出資一千萬元，屈魯亦釀資四百萬元，將總額一千四百萬元，分存各銀行中，當時銀根鬆動，人心看好，股票買戶甚多，而屈、費、戈三人則大量拋出，同時向銀行取得保付支票，向市場押借現鈔，大事收藏，他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銀行頭寸奇缺，紛紛向各債戶索欠，一時現鈔昂貴，貼現率漲至百分之一百六十以上，(160 per cent)，經紀人紛紛將股票脫手求現，行情大跌，而屈費戈三人得到了預期的收穫，依費戈二人之意，擬再拋賣，屈魯則恐怕引起公衆不滿，自願退出。

此種囤積現鈔不但擾亂股票市場，且亦引起一般經濟情形之不安，紐約大商人向財政部部長麥克勞許(McCulloch)要求將華盛頓庫存現鈔，發

約，賄賂當局，以便將新發股票，追認為合法。

樊德聖深感難以對付，叫苦不迭，他的財產雖多，但已羅掘俱窮，他要全力支持股票行情，賄賂法官和議員，竟取他們的歡心，還要激風同夥的熱心。銀行不願接受歐里股票做抵押品，拒絕放款。他走頭無路，祇有向若干銀行威嚇，倘不借錢，他要壓低紐約中央鐵道股行情，因為這幾家銀行擁有紐約中央股極多，這樣一來，他才得到一筆巨款，此時，樊氏已有妥協之意了。

未幾，他寫了一封短札給屈魯。直捷了當，詞簡意明：

「屈魯：這種斷命的把戲，我討厭極了，即來看我。樊德聖」

屈魯對此次鬥爭，亦有倦意。他很惦记他的家屬，他嚮往戈爾特與費斯克二人，私赴樊德聖處談判。

但是戈爾特與費斯克亦非好惹的傢伙，他們跟屈魯，參加談判，樊德聖惟願求和，他却不願接受屈魯條件，四人會商結果，由戈爾特與費斯克將歐里股自樊德聖處購還，屈魯仍得保持原有盈利，但須退出歐里鐵道公司。於是一幕激烈的鬥爭，於此告一段落。

樊德聖經過此次風潮後，心灰意懶，表示放棄鐵道事業，他後來與傑·戈爾特祇競爭過一次，事緣樊氏所有者為紐約中央鐵道。戈爾特則為歐里鐵道的總裁。兩路均從白弗洛裝牛，運往紐約。兩路取費均為每車二百廿五元，後由樊德聖減為一百元，戈爾特再減為七十五元。中央鐵道又減至五十元，歐里鐵道更減為二十五元。樊德聖大發雷霆，下令將運費減至一元。戈爾特無法再減。樊氏大窘至此已擊敗戈爾特了，因為歐利鐵

至市面流通，最後麥氏加以許可，於是戈費二人從空頭突然改做多頭，而屈魯却尙蒙在鼓中，一無所知。

屈魯氏自願自拋售歐利鐵道股，計拋出七萬股，由戈爾特買進，到相當時機後，戈氏着手拉抬，行情在一日之中，從三十五元跳至四十七元，三日後升至五十七元，屈魯氏為之目瞪口呆。其後又升至六十二元，屈魯知道他上了人家的當了。他想援用對付樊德聖的舊例，與戈爾特私了，而戈氏却不願。屈魯揚言向法院告發，戈氏僅付諸一笑。

次日，屈魯果向法院起訴，但法官為戈爾特的知友，不願援助屈魯，同時戈爾特聲稱倘使屈魯再遷延時日，他要把歐里行情抬至一百元，屈氏無法可施，照當日市價補進，損失近二百萬元。

其次，屈魯一再失利，他的怨家對他提出控告，追究十五年前私發歐里股票的舊案，一八七三年美國經濟大恐慌時，以他為主體的肯融、考克斯銀公司(Kenyon, Cox and Company)周轉不靈。他想東山再起，連做幾次交易，均告失敗，未幾，這位華爾街上一度最有勢力的「大空頭」(The Big Bear)宣告破產，他在八十歲的那一年，身邊的財產如次：

鑲及鍊錶.....一百五十元
豹皮大衣.....一百五十元
衣着零件.....一百元
聖經及讚美詩等.....一百三十元
他在這樣的高年，身處這樣的窘境。對華爾街仍舊戀戀不捨，現在他無法再在市場涉足，深感人生一無可為，他在最熱的天氣，蓋了四條被褥，翻讀讚美詩，以盡他的天年。悲夫！

生活與亡錄

晦 盒

要是將來有人寫一本中國期刊史的話，我想無論如何不能不把生活周刊大書特書，因為在中國過去現有的千百種刊物中，銷數最多者無過於生活，最多時曾銷至十五萬五千有奇，這數目不但非其他雜誌所敢企及，就連最大最老的中新兩報也要自愧勿如。銷數多的書報原不一定是好的書報，例如張競生博士的性史，雖說也是一紙風行，但究竟是人人搖頭的東西，而生活則不然，在其內容未「革命」以前，它是父親叫子女購讀，老師勸學生多看的刊物，它勸人為善——叫人樂觀，叫人努力，叫人修養和鍛鍊心身，而文字復淺易多委，確曾做到有趣味有價值這一點。因其銷數多，得讀者信仰，於是生活周刊社附設起書報代辦部來，再進而自己出版書籍，成立生活書店，突飛猛晉，分店遍全國，而至於刊物被禁，終至於分店被封，其間經過，雖未必可驚鬼神震天地，但其在我國出版文化界所留下的遺跡，却決不能輕易磨滅的。

創辦生活周刊者是中華職業教育社，最初的主編人為王志莘君。王君主編時的生活周刊，內容極為幼稚，原因是一則王君才智不宜於作雜誌編者，二則是當時一般雜誌的內容均是初生貓兒，不獨生活一刊如是。及王君致力於銀行業務，生活由鄒韜奮君（原名恩潤）接編。鄒君江西人，為宦家子，初肄業於南洋大學，以性不喜理工，改入聖約翰大學文科，約翰學生原多富家子弟，而鄒君却清貧萬分，連一頂帳子也七零八洞，熱天時人，而是那時候王君獨居異域，貧病交加之故。

生活成功的原因當然不一，如那時候刊物少，生活內容又獨樹一幟，競爭者無；如生活同人的個個年青力壯，克苦耐勞，但成功的最大要素，還在於鄒君的一枝筆及其一副辦事頂真的精神。生活發達後鄒君所最致力的是小言論和信箱兩欄，前者是評論社會及人生。論人生，能據拾耳聞目見的平常材料加以發揮，評社會，就當時社會情形痛加鍼砭，前者以近情穩健勝；後者以敢言無忌勝。至於信箱，則答復的話少有牛頭不對馬嘴之談或空疏迂闊之論，來和今日各刊物的信箱一比，不容不說後無來者。說到辦事精神的頂真，如上述的買西洋雜誌先要看過一遍，用外稿為之全篇改作都是明證，他如印刷所對於已校出的錯字未加改正就要暴跳如雷，也是辦事不苟的一證。

生活是成功了，鄒韜奮也成功了，樹大招風，就引起了一批野心文人的思加利用。在九一八以前，韜奮對政治不特並無野心，恐怕連興趣也沒有多少，所以生活的內容就是生活，雖然也罵罵貪官，責責污吏，如對於王伯羣要保志留造大洋房的筆伐，對陳調元為老母做壽的口誅，但究竟並無什麼政治主張。及九一八事變發生，國人密切注意，韜奮的筆鋒就整個兒從人生社會轉向國事，同時撰稿的人也多了一批國際及政治專家。這時候為生活撰述時事論文的人還只是一批國家主義派式的文人，所發議論，

以血肉之軀供蚊子螫毒。至於籌措學費，更是煞費苦心，幸得熱血友人如畢雲程諸君時時資助，及自己譯譯文章教教小學生以應付。鄒君天資既高，又兼苦學，能文善辯，洞達人情，讓他來主持一個旨在啓迪讀者理智的生活周刊，真是天造地設一般。而且作事不苟，精神奮發，更促成生活的生氣勃勃，日進無礙。

中華職業教育社原是一個窮機關，辦生活周刊本無多大經費，所以鄒君在初任編輯時活像作無米之炊的巧婦。刊物的性命是內容，當初為雜誌寫稿之風既未盛，生活又無多少稿費以搜羅名作，鄒君就只好老生花且全由我來，十八般武藝件件玩到。一本薄薄的生活周刊雖然題目不少，作者甚多，而其實半是鄒君所作，如心水，心因，落霞等作者，原來全是他一個人的化名。談修養，講生活，評人物，記風土，無所不寫，無所不談。有些材料係擷自外國雜誌，而由其加以點染裝裝。每逢周末，他總到西書店裏去巡閱一番，看到題目適於取材的西洋雜誌，就翻開來快讀一過，覺得名副其實，這機購下，因為外國雜誌原多題目極好而全文不妙者，況且生活周刊經費不足，不能隨意購書。

到後來生活周刊銷數日增，廣告收入日盛，這雜誌的內容才不由鄒君一人包辦。其時生活的刊用外稿方針，有兩點極可注意，其一是論來稿內容好壞，不論作者名氣大小，其二是稿費特別從豐。關於第一點，九一八以前的生活原是一張啓迪理智增益見聞的刊物，絕無最容易下筆的政治革命國際鳥瞰文藝諸話等作。所以向生活投稿可說是如登蜀道，要得採用十有九九須是國內國外的通訊文章，而這些通訊又非如今之「巡禮」「剪影」那樣的可浮光掠影，空洞無物，總要夾敘夾議，記事與說理並到。鄒君不外乎內求團結外抗強權之類。到了後來，這批國家主義派式的撰稿者就相率退伍，而由一批左傾革命家代而執筆。左派的對人對事，總是有計劃且有組織，不像別種文人那樣的一本「個人自由主義」，高興時寫寫個人所欲一寫的文章，不高興或不合時就擱筆，初無搶取地盤以作宣傳根據地之意。左派文人則不然。舉一個例，他們初為生活撰文時，第一個挨罵的是胡適，罵的方法極巧妙：先由某一位寫信給生活信箱，恭維胡適一番，而故留漏洞，接着是由另一位出來駁覆，批評胡適，更由同志六七人更番攻擊，真想拿胡適之一把從新文化先驅的寶座上拉下來。到後來生活對當局的指摘愈來愈烈，鄒君又加入了民權保障大同盟，生活周刊就此受到禁止郵遞的打擊，韜奮遂籌了一筆旅費，出國赴英。後來遍歷歐美，觀光蘇聯，及至回到祖國，這位本是思想中庸談修養講生活的傑出文人，已變成一個開口社會革命閉口勞工神聖的左派健將了。

在鄒君出國期間，生活書店出版了「新生周刊」以代生活周刊。編者杜重遠，遼甯人，曾留學日本，在瀋陽創辦磁器廠，製造飯碗茶杯，以興實業。因以前常為生活撰文，頗受讀者歡迎，遂出任新生主編。不料後來因一篇涉及外交的文字，刊物被禁，杜氏亦歸獄入獄。

鄒君返國之後，雄心愈大，復出大眾生活，思想更左傾，言論愈激烈，終因組織救國會與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史良同時被捕入獄，時稱所謂七君子。到西安事變後獲釋出獄，接着八一三戰啓，以後南京陷落，國民參政會成立，被任為參政員，直到二十九年春因生活書店各地分店被封，憤而辭職，逃出重慶，到香港後復刊大眾生活。

韜奮在離開重慶前夕，曾寫一信留給在野各黨派領袖，中有幾句說：

崇效寺楸陰感舊圖考(下)

張江裁

『就箱奮參加工作之生活書店言，自前年三四月後所受之無理壓迫，實已至忍無可忍之地步……乃最近又於二月八日至廿一日，不及半個月，成都維林昆明貴陽等處分店，均無故被封，或勒令停業，十六年之慘淡經營，五十餘處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毀。貴陽不備封店，全體同事均無辜被捕；在此種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箱奮苟獨列身議席，無異自侮，即在會外欲勉守文化崗位，有所努力，亦為事實所不許，故決計遠離，暫以盡心於譯著，自藏墨拙……』可見箱奮之出走，完全為的生活書店之『無故被封』。然則生活書店的被封，究竟是否無故呢？據箱奮所述『直接間接到中央黨部及各地黨部的意見』，不外說它效勞共黨，含有政治作用。對於這『意見』在都君自然認為是謠言，但平心而論，生活書店後來之已非純粹商業書店，却是事實。例如它對於經售別家的雜誌書籍，其審查之嚴與胡鬧，比之箱奮所口誅筆伐的黨部『審查老爺』更甚，常有正正經經的書籍雜誌，因了內容略有對蘇聯暴行作批評之處，就拒不代售，又如天目山那種地方，絕少讀書人士，而生活去開分店，在商言商，也有點不可思議。總之生活的全部被毀，雖不見得全部咎由自取，也決不是無故摧殘。中國的書店說不少，出到七八個雜誌千餘種書籍的書店也不只生活一家，別家存在而生活全毀者，恐怕別家的書店不過是書香兼銅臭，而生活則於二者之外還加上政治作料，而它的政治作料又飽含毒素，於是乎就全部被毀了。

曾在文化界彪炳一時的生活，在目前已壽終正寢，此後能否復活，恐怕誰也不能逆料吧？

王蘊章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憶舊游)：記看雲洗眼，排日遠颯，來聽疏鐘，京洛風流舊，憤題香檮，種草呼龍，酒波吹起離恨，滴滴比愁濃，只天外帆殘，佛前瓶鉢，尙識遊蹤。匆匆，最難遣是送得春歸，不駐殘紅，澗浪花無語，但么絃淒響，留酌枯桐，颯風忍訴憐蓬，雙袖拂龍鐘，又癡碾輕雷，誰家細敲飛玉駝。

傅熊湘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浣溪沙)：感舊傷離未有佳，一回根觸一吁嗟，今年愁看去年花。過眼人天咸小劫，稱心姚魏屬誰家，零驢斷夢記些些。

路南禪先生(成昌)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如此江山)：一聲冷磬疎煙澗，碧雲眼底無際，太(一作可)惜殘紅，又驚新綠，往事東君能記。韶光漫計，儘禪榻依然，墨痕塵鬢，老樹婆娑，問伊曾閱幾身世。當時遊賞如夢，嘆山陽蓬裂，臨風垂淚，聞認西來(寺有西來閣)，山窺北向，祇有斜陽空墜，詩懷酒意，奈落月屋梁(作平)，相思誰寄，忍話萍蹤，三生尋舊侶。

勞勗叟先生(乃宣)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清平樂)：青幢紫蓋，細雨浮煙外，枝上新花春滿，可似舊時情態。有人負手花前，山陽笛韻悽然，一掬銅仙清淚，畫圖不是當年。

惠州李漢父先生(綺青)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憶舊游)：記楸花檻曲，棗樹簾邊，幾度幽尋，卅載清遊興，念承平少日，歲月驚心，牡丹與人俱老，無恙舊禪林，嘆俊約尊前，詞流散盡，愁到而今。難禁展圖看，漫溯憶當年，枉賦苔岑，焚尾杯誰勸，怕杖頭銷減，易見春深，感時暗地清淚，搔首共悽吟，更縱目蕭條，山陽怨笛雲半陰。

江蘇吳病鶴先生(堅)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疏蕪淡月)：雲停瑞碧，伴古殿冷碑，石髮愁鬢幽戲，花詞解穢，酒泉橫灑，斷腸漱玉栖烟外，使荒坵闊懷情咽，靈天恨墜，華星曙瑤，寸灰明滅。似夢寐英靈勁鬚，記走馬長楸，腸詠清廟，一往情深，強半付之秋殺。舊游雪印皆成土，祇哀青虛白髮骨，恨有人蒼鬢，黃昏獨立，亂雲寒嶺。

壽石工先生(履)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瑤華)：棗花雨溼，欹雲烟荒，正鳳城寒食，沈沈俊侶，還貫春輕醉，東風芳陌，相驚憔悴，暗照雙楸顏色，流淚痕，流葉滄波，喚起秋魂悽碧。籠紗夢夢危橋，但腸腸苦紋，墨影誰識，黃昏短障，隨例盡，百輩詞流備立，畫闌低亞，點亂絮都迷陳迹，弄十年香海詩塵，恨迸斜陽鄰笛。

太湖袁覆園先生(祖光)題楸陰感舊圖詞：一角殘陽天半醉，斷井荒垣松杏，都憔悴，五百年來如夢寐，此問何限飄零淚。日日僧談富貴，魏紫姚黃，不管開花卉，簾病沈郎添記憶，楸陰更說繁華鬼。(舊題楸陰圖句，載覆園癸丑稿中。乙卯秋中重來京師，太侔囑題，率書此闕答之，昨日之事，今已舊矣，亦感不勝感云爾。)

陳述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清平樂)：寒楸滴翠，一片秋滋味，白髮沈郎餘老淚，哭盡九原隨會。眼前亦是滄桑，鐘聲百八淒涼，莫上西城荒院，怪底多是斜陽。

張孟翰先生(堯榮)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秋霖)：遊鶴歸時，甚換了斜陽，舊日城闕，樹冷鷺鳥，暮危巢燕，賦懷頓添悲悵，夢痕漫憶，少年鵬詠今銷歇，古寺寂寂零落，棗花開苑暈苔碧。當此慨想，紫色羅聲，但如飄烟，過眼無迹，荒寒塵籠蘇砌，西風愁老茂陵客，啼斷蜀鵲空淚滴，最怕聽，是月下隔院誰家，夜深催起，一聲悽笛。

周癸叔先生(岸登)題楸陰感舊圖詞(調寄遠佛閣)：夢回淚滿，花外小劫，殘照蕪館，蝶荔游短，試教喚起當年散愁伴，壞墻暈鮮，猶認淡墨題句悽惋，扶醉歸晚，素絃漫理，塵襟對秋苑。步履舊蘭若，望裏帆稜巢野燕，聞道絳都，春移歌舞換，怕念遠傷高，吟髭搔亂，有人腸斷，使細寫生絹，鵲恨臨怨，老懷孤，露痕輕翦。(崇效寺，舊名棗花寺。在都城白紙坊西，楸花三本，與所藏青松紅杏圖，並稱古物，不數落花五色也。二十年前，沈君太侔與徐芷帆養吾昆仲，排日載酒遊賞共下。養吾歿後，芷帆爲作楸陰感舊圖。朱古微爲作題遠佛閣一闕，兼以悼其弟產僑。所謂不止黃壤之悲者他。市朝既換，芷帆墓亦宿草，太侔遠鶴重來，感慨即深，更爲是圖命題，爲倚古微舊調歸之，短歌之哀，過於痛哭矣。)

京兆顏冰齋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詞：棗花未落，重到慈仁，牡丹魂歸斷，紅杏青松，已併滄桑同掩，幾歲生成爲大樹，彩霞勝地空消散，倩誰來，悵舊日鴻泥前塵還戀，(鄙人於清代光緒癸巳以後，官水曹時，暴直之餘，輒復一至火藥局濯盤工廠，今則楊柳春田，皆成往事，舊地重來，不堪回首。)數年時天涯羈泊，無限春愁，看花難遣，遼鶴歸來舊侶重尋，都懶，也護碧紗名輩在，待曉絳蠅歡期短，羨同心誠口誓毫，愴然意遠。(圖爲李紹堂國瑜妻佩彤夫婦同繪。)

張靈仙先生題楹陰感舊圖詞(調寄惜餘春):碧瀉京塵,紅飄春感,冊載神皋芳草,楸陰一苑,佛閣三楹,禪榻鬚絲侵曉,長記當年,醉時貯立,東風袖袖珍小,條前遊如夢,宜南掌故,又增多少。消幾許紅香青松,重來朱十,讀得離魂悽悽,芳縱暗省,淡墨輕勻,一例放愁如掃,搔首天涯,鬢霜詞賦,近來相驚俱老,盼珠江歸棹,梅花香裏,夢魂飛遶。

圖主事蹟

先生番禺沈氏,原名宗嘯,字孝耕,後易名宗嘯,字太伴,號南雅,又曰南野,則近年之別署也。生於同治乙丑(西歷一八六五)。十歲,侍母來京。姊妹各一,第二,皆同胞也,初寓西草廠,年十四,納質爲光祿寺警正。十七,丁生母憂。翌年,扶柩歸粵,安葬後仍來京。父筆香公,官銓曹,歲辛酉,寓移韓家潭,故李笠翁芥子園舊址也。有小園石山小池,景物清幽,又有石笋三,皆高尋丈,蓋京塵中之一清涼地也。時塾師先後爲柳仲平鄭東甫。某歲,塾師課試帖題爲燕草如碧絲,先生作起句云:『猶是秦中草,隨人綠到燕。』東甫嘆賞,謂可以學詩矣,因授以毛詩,從游五年,受益至深。己丑(西歷一八八九)與弟宗嘯同登京兆北榜,時名宗嘯,字孝耕也。

三十歲,始病聲。先二年,筆香公由吏部郎簡揚州知府,值中日戰起,乃偕弟攜眷隨宦揚州郡齋。自是乃盡棄舉子業,研究詞章,旁及校勘目錄之學,又喜爲書牘。維時書值尙廉,購藏至五十餘大冊,金石書畫,亦多佳品。(按先生十歲神語中,多述在揚州時事,可與此並觀,神語云:吾年十歲到揚州,兩耳已聾,讀書無益,此實書畫古玩外,絕少出書。見有各,相與盤桓。賦曰:太伴仁兄,以名孝廉供職郎官,海桑以後,鬚居都門,實文自給,間爲小說家言,以風當世,今年十月,年政六十,爰集暇虛文字,爲楹帖以贈,世無王官谷,即以長安人海,爲王官可也,按楚之櫓杭,櫓杭史也,清人著有櫓杭閑評,吾壬子後鸞文爲活,亦偶編小說,若云名家,則吾豈敢。)

辛酉筆香公任江甯府,次年五月,以明保卓異,俸滿,請咨赴京,道出上海,六月以疫卒,先生受遺貲萬四千元,因耳疾日深,淡於榮利,擬棄官而商,不意爲人所愚,在上海設泰東印書局,經營印刷事業,不三年折閱殆盡,筆香公宦游三十餘年,故鄉無尺椽片土,壬寅秋八月,隨樞回粵,旋仍返江甯,與弟質屋二道高井,及甲辰服闋,仍回光署供職。

迨光署奉裁,先生以正途改主事,留禮部,未幾禮部又裁,而清社亦屋矣,民元二年之際,在民主亞東二報任編輯,兼女子白話報總編輯。先是,光緒戊申,先生傷左足,臥病兩月餘,於病榻間組戊申社,次年刊行國學粹編至五十期,值辛亥國變,粹編始停,而詩社亦解矣,民四年春,復組藝社,課以詩詞文章書畫篆刻,先後二社,社友達三百餘人,海內名輩,聯翩蔚集,極詩詞文采之勝。

是秋,帝制禍起,籌安會孫少侯劉申叔兩君,爲先生世交,而庶務主任金實齋,又先生十年老友,堅約入會,以某事相委,先生知項城必敗,不願置身其間,乃託詞赴沙市視女疾。既至漢皋,寓鄭詔覺許,(先生祖氏鄭,以姑子入繼。)設南雅樓詩文社,得門弟子廿餘人,先生在漢皋,日以吟詩顯曲爲樂,贈男女伶詩極多,有客嘗問京中女伶何人爲佳,答以不知,友人大詫,以先生語不誠,乃曉之曰,吾以客中太無聊,賴藉聲歌

者金子久參軍,此君談吐風雅,鑒別書畫甚精,書買湯氏兄弟,每得佳槧,均屬吾購藏,吾略習目錄學,皆湯氏所授也,畫友則李叔士陳席帆吳笠仙王蕊仙,篆刻家則徐德卿,古玩商爲王某及某某,以上皆吾座上客。方外交則平山堂方丈星悟,上人工詩善畫蘭,俗姓歐陽,別署六一頭陀,所居曰半間雲,吾每遊平山堂,必與星悟抵足禪榻,一住輒三數日。庚子拳亂,吾攜長聯聯以極佳楠木,應平山堂壁,聯曰:好縱勝游來,白髮催人,莫把韶光輕擲去。不知征戍苦,青山向我,無多塊壘已翻平。辛丑冬先君調任江甯,吾往蜀岡與星悟話別,星悟發願爲吾誦大悲陀羅尼咒十萬遍,祝吾復舊。自是別去,中辰再入京,會得星悟書,謂經願已滿,聞耳疾何如,時吾右耳已滿聰矣,愛專函謝之,高僧率誦,自有無量功德也,郡署有刻字匠,取價甚廉,吾在揚八年,刻書頗多,三十三歲爲蕊芬詞史賦落花詩,一再疊得七律三十首,大江南北和者數百人,刊有落花譜唱集,又刻拜鶯樓小品四種,亡姬趙靜嫻,起居一小樓中,偶讀杜詩,笑語吾曰:鵲可拜,鶯亦可拜。樓名姬自擬也,四種者,一曰板橋雜記,二曰海濱小語,三曰欠愁集,姬嗜讀西青散記中雙卿詩詞,遂錄成帙,以雙卿詞中有舊愁還欠句,故以欠愁名集。四曰影梅庵憶語,附祭文哀辭題詠一冊,爲吾手輯本。比年遷徙,此版失去十一頁,已無存書,補刻不易,吾隨任白下,得與羅雪堂翁訂交,時翁字叔蘊,又字別存,在上海刊行農學報,別後數年,光緒戊申再晤於京師。吾以千金託雪堂翁校刻晨風閣叢書,助吾校讎者,王君靜安蔣君伯斧吳君印承,今蔣吳兩君,墓木已拱矣。歲甲子,吾六十初度,雪堂翁自東瀛返國,駕散廬,爲築新尙齋房,蓋取昌黎有能向句也。又與散廬文友一聯曰:楚史名家,不與何人對。三

聯以遺與耳,若在京中,則千目千手,指誦可畏,吾又何敢放浪形骸,效他人之捧角耶,友人聞之,始知先生之誠,爲之歎不置。

先生寓漢皋,有客感詩,所謂『歲晚阿咸容寄食』者是也,又有和盧全月餽詩,和吳梅村滇池鏡唱詩,題爲感事七律四首,皆指斥項城作也。感事詩刊之武漢日報,滬港粵各報皆轉載焉。時粵某報刊此四首,附注云:『沈君因賦此詩,觸項城怒,已被捕,今尙在獄中云。』實則作此詩,爲乙卯十一月,尙安居漢口也。

先生生平得文字知己數人,一爲陳簡池中丞,宣統元年,攜眷游吉林,民政司長徐錫臣,知先生旅况艱窘,而商中丞,請以官紙局主任委之,以先生詩有『我來欲鍊冰霜骨,不向東風借一枝』之句。中丞於吉林報端見之,舉以示錫臣,謂不宜屈先生以俗事,自是月魄朱提二百,資先生旅費,次年五月,吉林大火,寓廬被燬,先生入關,秋八月,武昌革命軍起,避亂津沽,鼎革後,簡池解組,扶病來京,未幾病逝申江,此先生生平第一知己也,客漢星,值暮歲,貧不能舉火,時京漢南段處長劉若生慕先生名,浼袁君爲之介,囑先生代撰壽詩五排一百韻,以五十金爲贖,先生竭三日兩夜力成之,劉君見詩激賞,設筵定交,既詢知先生旅况蕭瑟,自是月魄乾脯。次年,項城遁,先生始返京。仍鸞文爲活,雖困甚而安之若素,丙寅冬卒於都門,鄭詔覺葉選菴爲營其喪云。

先生生平所著書有:南雅樓詩鈔,繁霜詞,南雅樓駢文,南雅樓詩話,繁霜閣曲話,便佳籍讀書記,便佳籍雜鈔,東華瑣錄,校勘之書有:兩漢書校,二寅詞校。校刻之書有:晨風閣叢書共二十二種。選刊之書,均入國學粹編約五十餘種。

雪堂自傳 (四)

羅振玉遺著

當戊申冬。今上嗣位。醇邸攝政。令內閣於大庫檢閱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燬。得旨允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本人試策。及本朝名人試策。偶於殘書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頁。甯海章檢討(校)。影照分饋同好。並呈文襄及榮公。一日榮相延文襄午飲。命予作陪。文襄詢予。何以大庫有宋玉牒。予對以此即宋史藝文志之仙源集慶錄。宗藩慶系錄。南宋亡。元代試行海運。先運臨安國子監藏書。故此書得至燕。且據前人考。明代文淵閣並無其地。所謂文淵閣。即今內閣大庫。現既於大庫得此二書。則此外藏書必多。查以是詢之閣僚乎。文襄聞予言。欣然。歸以詢。果如予言。但閣僚謂皆殘破無用者。予亟以文淵閣書目進。且告文襄。謂雖殘破。亦應整理保存。大庫既不能容。何不奏請歸部。將來貯之圖書館乎。文襄俞焉。乃具奏歸部。奏中且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因委吳縣曹舍人(元忠)寶應劉舍人(啓瑞)司整理。而令予時至內閣相助。一日予往。見曹舍人方整理各書。別有人引導至西頭屋。曰。此遺存者。指東頭屋。曰。此無用者。當廢棄。予私意原奏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何以有廢棄者如此之多。知不可究詰。又觀架上有地圖數十大軸。詢以此亦廢棄者乎。對以舊圖無用。亦應焚燬。隨手取一幅觀之。乃國初時所繪。乃亟返部。以電話告文襄。文襄立派員往至部。於是所指為無用者。幸得保存。然已私運外出者。實不知凡幾。

因置其中。明日唐尙書招予上堂曰。君保存史料。我未始不贊同。奈堂後置米袋裝糞。萬一他部人來。不幾疑學部開大米莊乎。幸君移他處。予曰。是不難。以紙糊玻璃。則外間不見米袋矣。唐公乃默然。已而仍令承參與予商移出。復籌之宗君。宗君言南學多空屋。貯彼何如。予曰。善。適監承徐君在水參堂。予與商。徐君拒之曰。現宜聖改大祀。南學設工程處。無地容此也。予意頗愠。語之曰。君殆謂南學君所掌。予不當爲是請耶。然太學微予。改廢久矣。今以官物貯官地。望君終不見拒也。徐亦佛然。左承喬君曰。君毋愠。此非妄也。爲語當日議廢監事。徐乃謝予。於是移貯敬一亭。予平生以直道事人。榮相幸能容之。復以是事唐公。遂益彰予之難矣。然大庫史料。竟得保存。後十餘年。又幾有造紙之厄。予復購存之。雖力不能守。今尙無恙。但不知方來何如耳。至宗君實有勞有史料。世罕有知者。故特著之。

光緒季年。歐人訪古於我西陲者。爲英德法三國。宣統紀元。法國大學教授伯希和博士。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軸已先運歸。尙有在行篋者。博士託其友爲介欲見予。乃以中秋晨驅車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寫本及石刻。詫爲奇寶。乃與商影照十餘種。約同志數人攜之。博士爲言石室尙有卷軸約八千軸。但以佛經爲多。異日恐他人盡取無遺。盍早日攜致京師乎。予聞之欣然。以語喬茂護左丞。請電護陝甘總督毛寶君方伯。託其購致學部。予並擬電言。需款幾何。先請墊給。由部償還。喬君攜電上堂白之。則電允照發。而將還款刪去。予意甘肅貧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爲難。乃復提議於大學。由大學出金。總監督劉公亦謂大學無此款。予曰。若大學無此款。由農科節省充之。即予

。今庫書自南北人家流出者甚多。皆當日稱無用廢棄者也。方予至內閣視察庫書時。見庭中堆積紅木題本。高若邱阜。皆依年月順序。結束整齊。隨手取二束觀之。一爲關湖管公(幹貞)任漕督時奏。一爲阿文成公用兵時奏。詢何以積庭中。始知即奏請焚燬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應燬棄。歸部爲侍郎寶公(熙)言之。請公白文襄。寶公謂既已奉準焚燬。有難色。強之。允以予言上陳。及告文襄。文襄聽予請。然亦以經奏準爲慮。低回久之。曰。可告羅參事。速設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於外間。寶公以告予。予乃與會稽司長任邱宗君梓山(樹枏)商之。宗君明敏敢任。且移部須費用。故與商。梓山曰。部中惜費甚。若堂官不出資。將何如。予曰。若爾。予任之。宗君乃往觀。越日報予曰。庭中所積。僅三之一。尙有在他處者。相其面積。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無論移運及保存所費實多。公何能任此者。部中更無論矣。蓋再請於文襄。予以此事文襄已有難色。若更請。設竟謂無法保存。仍舊焚燬。則害事矣。因告宗君。但先設法移部。移部後再思貯藏法。宗君思之良久曰。然則先以米袋盛之。便可搬運。米袋有小破裂。不能盛米者。袋不過百錢。視木箱價什一耳。部中尙可任之。然非陳明堂官不可。公能白之唐公乎。予稱善。乃上堂言之。唐公頗贊。尙未作答。予避曰。此所費不逾千元。設部中無此款者。某任之。唐公笑。命由部撥。乃裝爲八千袋。及是後。...

俾亦可補充。劉公始允發電。逾月大學及學部同得復電。言已購得八千卷。價三千元。兩電文同。部中初疑價必昂。開僅三千元。乃留之學部。不歸大學。及甘省派員解送京師。委員某爲江西人。到京。不先至部。而主其同鄉某家。其同鄉乃竭日夜之力。盡竄取其菁華。卷數不足。乃裂一軸爲二三以充之。解部後。予等轉不得見。後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來參觀。予等因便始窺其大略而已。後廿餘年。予寓津沽。人家所私竊之卷。往往得之估人手。此又予所不及料者也。

予自三十出遊。在野凡十年。漸諧世態。少年過往之氣。已爲稍挫。然用世之心。尙未消泯。在野所建白。雖當道不以爲非。然無一事見諸實行。故入都時。自號別存。意尙欲爲鉛刀之一割也。及在部派參事履行走及諸議官。但有言責。而無事權。予本不求進。故論事侃侃。無所避忌。乃改字曰舌存。以示尙有言責。且寓老氏尙柔之旨以自微。乃在京既久。目擊元凶在朝。太阿倒持。宮中府中。廣布耳目。其他大臣。則唯阿粉飾。若無知聞。訛言莫懲。翻以爲輿論而曲徇之。其在下則奔競鑽營。美其名曰政治運動。毫無顧忌。老成之士。獨居深歎而已。及元凶斥退。斬草又不去根。逆知禍且不遠。乃又改吾字曰目存。辛亥夏。部中奏設教育會。以江蘇教育會長張君(謇)爲會長。俾與議教育。阻之不可。予亦濫竿爲會員。及開會。由會員譚太史(延闓)陸太史(光熙)提議。以後教育當定爲軍國民主義。令各學堂練習軍事。行實彈打靶。欲隱寓革命勢力於學生中。兩太史平日爲黨中之錚錚者。主張革命最力。其後陸在山西。隨父任。倉卒死亂軍手。謚文節。其結局與其懷抱正相反。亦異事也。此議提出。附和者衆。予首抗議以爲不可。予友王君(季烈)蔣君(黼)恩

君(華)等。均贊予說。汪君(康年)。時久病。亦扶病出席抗議。孫君(雄)亦反抗之。黃君(忠浩)則駁以事實不能行。乃不得議行。一日又提議學科中廢除讀經。則太倉唐君(文治)倡議。託副會長張君(元濟)攜至會中付議者。予時病足。不能赴會。乃寫予意見。託蔣君(伯斧)代予抗議。王汪諸君均力爭。亦不獲議行。彼黨乃慄予甚。予自是益萌去志。願不能辦時裝。及秋而武昌之事起。不假教育會之力。革命已告成功。予目存之號乃中矣。

當予抗議於教育會後。侍郎于文和公(式枚)至予家。言君執義不同。至為敬佩。然彼黨凶險方張。其勢力已成。抗之無益。彼黨已慄君甚。請勿再搜其鋒。以蹈危險。方今同志甚少。幸留此身以待。予感公厚意。答以今爭之固無益。異日挽逆不更難乎。公慨然曰。某異日必不顧成敗利鈍。犧牲此身。其固非畏難以阻君者。幸君鑒之。至海桑後。公果奔走青島上海間。有所謀。不就。卒於崑山舟中。卒時無為之遺遺摺者。予戊午春。以放振至津沽。與吾友王君九學部議為之請盜。王君乃合舊日屬吏具呈。由前侍郎寶公(熙)領銜。因得予謚文和。予錄錄無似。無以謝公。今日記此。以志知己之感。愴言往昔。為之涕零。

予丙午入都。吾友汪君(種卿)。先在春明。已補應朝殿試。得內閣中書。既相見。謂予曰。予往者以道術不治。欲別啓山林。闢一新徑。乃山林未啓。虎兕已出噬人。先後數年。誤國之罪。實無可道。今力謀補救。恐已晚矣。予深贊其不護前往。嘗論其人為篤實君子而誤其步趨者。至是知所見之非妄也。時君已抱病。以一手一足之力。躬駕言報。以抗革命。其人德之甚。其多與學部。主張水雷正大。在京落籍。罕與往還者。予以挽回。寶公(熙)謂予曰。君竟盡身去耶。蓋稍留俟。必無可為。然後行。予乃諾以送春東渡後。即予身返都。既至東三日。即附商船至大連。遼陸返春明。知已絕無可為。踐宿諾而已。比至。蒙亦謂大事已去。留旬日。乃復東渡。壬子歲朝。遜政之訊。乃遽至海東矣。

予初至京都。寓田中村。與忠愨及劉氏培同居。屋狹人衆。乃別賃二宅以居兩家。時季弟子敬(振常)。方任奉天某校教習。復寄資迎其眷屬。別為賃屋居之。三宅月值各百元。季弟讀書知大義。居東歲餘。返國。於上海設一書肆。苟全性命於濁亂之世。嶄然不汙。昔徐侯齋傳青主兩先生。清風亮節。為海內所推。獨不能得之於其弟。予乃無此憾。此平生差可自慰者也。

予寓田中村一歲。書籍置大學。與忠愨往返整理甚勞。乃於淨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半以棲卷屬。半以祀先人。接賓友。門側為小榭四間。樓後庖厨奴子室數間。植松十餘株。雜卉木數百本。取顏黃門觀我生賦語。顏曰永慕園。尋增書舍一所。因篋中藏北朝初年寫本大雲無想經。顏之曰大雲書庫。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適有書為趙爾巽聘予任清史館纂修。既焚其書。因顏池曰洗耳池。日本國例。外邦人可雜居國內。但有建屋權。無購地權。乃假藤田君名購之。家人既移居。未幾。更移寄存大學之書於庫中。乃得以著書遣日。

予在海東時。以不諳東語。往還甚簡。惟大學文科諸教授。半為舊契。以文字相往還。大學總長延予為文科講師。請藤田君為之介。至為殷拳。堅辭乃允。是時王忠愨公。盡屏平日所學。以治國學。所居去予不數武。晨夕過從。忠愨資稟敏異。所學恆兼人。自肄業東文學社後。予拔之瞻

書獨立不懼避世無閱楹帖贈之。及武昌變起。君至津。招予往。言留屋三間相待。予是年夏。即擬出京。而川資莫措。適東邦友人借所藏書畫百軸。往西京展覽。彼邦有欲購者。予移書允之。欲以是辦歸裝。乃至秋尚無消息。至是無所措手。乃謝之。不數日。君在津。方晚餐。聞袁世凱復出之訊。於坐中遽委化。不數日。蔣君(伯斧)亦以病歿於京寓。兩君俱無子。舍人有嗣子。不久亦逝。蔣君以翁子嗣。其遺書僅予為刻沙州文錄一卷而已。至是予之舊游。乃日就彫謝矣。

武昌變起。都中人心惶惶。時亡友王忠愨公。亦在都中。予與約各備米鹽。誓不去。萬一不幸。死耳。及袁世凱再起。人心頗安。然予知危益迫矣。一日日本木願寺教主大谷伯(光瑞)。遣在京本願寺僧某君來。言其法主動予至海東。並以其住吉驛二樂莊假予棲卷屬。予與大谷伯不相識。感其厚意。方猶豫未有以答。而舊友京都大學教授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岡(謙藏)諸君書來。請往西京。予藏書稍多。允為寄存大學圖書館。且言即為予備寓舍。予乃商之亡友藤田君。藤田君為定計應諸教授之招。而由本願寺為予擔保運書物至京都。運費到京後還之。且願先返國為予籌備一切。事乃決。遂以十月初出都門。往天津待船。時大沽已將結冰。商船惟末班溫州丸。船小僅千噸。予與忠愨及劉氏培三家。上下約廿人同往。船至。船已滿。乃棲家屬於貨艙中。船長以其室讓予。途中風浪惡。七日乃達神戶。藤田諸君。已在彼相逐。即日至京都田中村寓舍。東京舊友田中君(慶太郎)亦至京都。助予料理。狩野博士夫人。在寓舍為備養殮。諸君風誼。不減古人。終吾生不能忘也。

予往歲家居修學。無師友之助。聞見甚隘。三十以外。聞見漸增。始稍稍購書器。而江海奔走。廢學者且十年。及四十後入都。聞見日擴。致書器日多。每以退食之暇。欲有所造述。牽於人事。無所成就。逮辛亥間。始擬為國學叢刊。不數月。以國變而止。至是庶續為之。時忠愨迫於生事。乃月餽二百元。請主編校。又歲餘。上海歐人聘忠愨至滬。乃輟刊。予遂以一人之力。編次平生所欲刊布之古籍。並著錄所見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歸國後。復陸續為之。先後得二百五十餘種。九百餘卷。撮其序跋。為雪堂校刊羣書敘錄。

予平生所至輒窮。而文字之福。則有非乾嘉諸儒所及者。由庚子至辛亥。十餘年間。海內古書器日出。若汲濱之甲骨。西陲之簡牘書卷。中州之明器。皆前人所未及見者。須濱甲骨。自庚子歲。始由山東估人。攜至都門。福山王文敏公(懿榮)首得之。未幾殉國難。亡友劉鐵雲觀察。得文敏所藏。復有增益。予在中江。編為鐵雲藏龜。瑞安孫仲容徵君。據以作粟文舉例。於此學尚未能有所發明。且估人諱言出土之地。謂出衛輝。及予官京師。其時甲骨大出。都中人士。無知其可貴者。予乃竭吾力以購之。意出土地必不在衛輝。再三訪詢。始知實在安陽之小屯。復遣人至小屯購之。宣統初元。予至海東調查農學。東友林博士(泰輔)。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雜誌。以所懷疑不能決者質之予。予歸。草殷商貞卜文字官。考答之。於此學乃略得門徑。及在海東。乃撰殷虛書契考釋。日寫定千餘

一月而竟。忠愍爲手寫付印。並將文字之不可識者。爲待問編。並手拓所藏甲骨文字。編爲殷虛書契。後又爲續編。於是此學乃粲然可觀。予平生著書百餘種。總二百數十卷。要以此書最有裨於考古。厥後忠愍繼之。爲殷先公先王考。能補予所不及。於是斯學乃日昌明矣。

西陲古簡。英人得之。請法儒沙晚教授爲之考證。書成寄予。予乃分爲三類。與忠愍分任考證。撰流沙殘簡三卷。予撰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續遺文各一卷。得知古方類簡之分別。及書體之審變。忠愍撰屯戍遺文。於古烽候地理。考之極詳。後忠愍在滬。將所著訂正不少。僅於觀堂集林中記其大略。惜不及爲之重刊也。

伯希和教授歸國時。予據其所得敦煌書目。擇其尤者。請代爲影照。動滬上商務印書館任影照費。並任印行。而予爲之考證。乃約定而久不踐。予乃自任之。先將中土佚書。編鳴沙石室佚書。編編印古籍叢殘。復選印德人所得西陲古壁畫。爲高昌壁畫菁華。嗣日本大谷伯得西陲古物。陳列於住吉二樂莊。予據其所得高昌墓磚。爲高昌勳氏系譜。於是西陲古文物。略得流傳矣。

中州墟墓間所出明器。春明估人。初無販鬻者。土人亦以爲不祥物而棄之。故世無知者。光緒丁未。清暉閣骨董肆徒。偶攜土俑歸爲玩具。予見而購焉。肆估乃知其可買錢。予復錄唐會要所載明器之目授之。今凡遇此類物。不可毀棄。翌年各肆。乃爭往購。遂充斥都市。關中齊魯諸地。亦有至者。初所見多唐代物。尋見六朝兩漢者。歐美市舶。多載以去。此爲古明器發見之始。予在海東。就往昔所藏。編爲古明器圖錄。並嘗會最古明器之見載者。爲之說。至今草編費難。尙未暇寫定也。

介紹上海四大日報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國民新聞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平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編輯後記

編者

上期本刊周佛海先生「苦學記」一文刊出後，中日各報章雜誌無不爭先載譯，誠爲出版界一時之盛事。據周先生面語本刊社長，不久尙有續稿見惠，謹先豫告，祈讀者密切注意。

紀果庵先生專研歷史，著述宏富，本期所刊會左一文，於中與兩鉅公構隙之始末，探討至詳。下期更有「南京與北京」一文，亦爲不可多得之作，可爲讀者告。

「記金聖嘆」，「談諸葛亮」，「談李慈銘」，「關於珍妃」四文，均是敘談人物之作，各可一讀。李慈銘之爲人，於南冠先生的筆下，尤栩栩欲生，吾人耳「越縵堂日記」久，而苦其卷帙浩繁，讀此文亦足以窺一斑。

近來投機之風甚熾，市場白浪滔天，因此新興的「投機家」之流，想亦不少，觀本期所刊「美國投機家列傳」一文，則不啻如小巫之見大巫，頗使人生中外人不相及之感。「生活與亡錄」作者於「生活」之全部歷史，羅列胸中，在此文中可見中國最好銷路的雜誌的内部情形。

本刊定名「古今」，顧名思義，當是古今兼收，中外並列。照本期及過去數期的內容，似是專於古而忽於今，詳於中而忽於外，且於人物一門有特殊注重之嫌。此後當力矯此弊。還望海內文友，不吝贊助，是所至禱。

介紹南京兩大報

中報

社址南京朱雀路

時代晚報

館址

朱遜 朱雀路

電話

二二五九 二二五八